

舊表  
I 259  
HHC

九〇  
排懷琛著

# 中國文學史略

上海梁溪圖書館印行

836687

## 中國文學史略序

文學史，古所未有也。斯有者，爲文苑傳，圖書目錄，以及詩話，文談之類；體例皆近乎文學史，而非文學史也。編文學史者，始於閩侯林傳甲氏；其後續作者：有謝无量之中國大文學史，王夢曾之中國文學史。張之純之中國文學史，劉師培之中古文學史；再有數家，不及備述，總之得八九種。劉箸限於中古，不爲完書；其他各家，當以林謝二君爲最。然竊以爲猶有不適於學校教科者。一則舉凡字學，哲學，史學等，無不納之文學史中；名曰文學史，實不啻中國學術史也。取材富而分界不清，在前輩以文學概括中國一切學術，蓋其觀念如是，無怪其然。今人治學，多用科學方法，方法不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6)  
藏書圖記

同，觀念自異；對於前人之作，輒覺其劃界分類之不精審。此不便於教科者一也。二則林箬爲前清京師大學課本；謝箬曰大文學史，可見其取材宏博；張箬名爲師範學校用，王箬名爲中學用，然皆覺過高，不能使學者澈底了了。與其不能澈底了了，何如淺顯適用之爲愈乎。此不便於教科者二也。（其中以王箬爲最簡明，故較他人之作尙爲適用。）今余此作，力矯斯敝。首求界限分明，不相殺混；次則簡明易讀，使學者能得實益。余昔嘗著文學淺說，或評余書曰：所恨太簡單，使人一覽無餘，蓋少含蓄也。此言不無誤發；蓋吾書爲理論文字，正欲使讀者一覽無餘，而無所用其含蓄。明明白白，爽爽快快，教者學者，兩覺其便。倘吾以含蓄自矜，則學者苦矣；苟他人用吾書爲課本，而教者亦若矣。文學作品，貴乎含蓄，

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詩之比興是也。今理論之文，本非文學作品，絕對不能含著。今作文學史，亦本此意，以明明白白爽爽快快爲歸。然其間所遇困難，正不一其端，就分類言：則史學，哲學，與文學，真不易區分。故史記，左傳，將謂之爲文學乎？爲史學乎？孟子，莊子，爲哲學乎？爲文學乎？此界限不爲劃清，則以後文學，均無分界之標準。況經學之名目，猶有人橫互胸中，而不能打銷，太炎賢者，亦所不免。（章先生講國學概論，分國學爲三部。曰經學，曰哲學，曰文學。）存經缺史，不知何故也。邵意以一切學術，當以智，情，意，三字分類：智者，事也，卽史也；情者，感情也，文學屬於情；意者，理也，卽哲學也；如此則經學之已無存在之餘地。古者書籍，藏在官家；民間無所謂書也，亦無所謂學

也。自老子子出，始稍稍傳其學於外，而猶未有書籍之流傳；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於是乃雍繁，就簡；發秘，使宣；仲尼此舉，即今人所謂振理國故是也。自是而後，學者始有所遵行。於是乃稱其書爲經，而後世一切史學，哲學，文學，多導源於此。謂經爲一切學術之總源可也，以經與子，集，史，並立不可也；以經與哲學，文學，對舉而缺史學，亦不可也。編文學史者，不能不打破此見。文學有形，有質。後世作品，有形是文學，而質非文學者，如清人詩云：夜半橫風吹不斷，青山飛過太湖來。又詩云：誰云攝山高，我道不如客；我立最高峯，比山高一尺。此乃惠施，公孫龍輩之詭辯也。與其謂爲文學，不如謂爲哲學尤相近，然其形式則明明詩也。長恨歌，記事詩也。與其謂爲文學，不如謂爲史學尤相近，然

其形式，明明詩也。此類作品，不可勝數；倘以嚴格格繩之真難定其是文學或非文學。至如百家姓，三字經等，有詩之形式，而不能稱爲詩者，無庸論矣。尤困難者：文者，所以表情也；而後人多認爲載道之用。韓退之曰：本志乎古之道也。（題歐陽生哀辭後。）柳子厚曰：文者，以明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周濂溪曰：文以載道。（通書）統觀諸說：若皆以爲文者載道之工具也；苟非載道，卽不足稱文。與虞書所稱詩書志，歌永言；大序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背道而馳矣。所謂志者，卽情也，有感於喜怒哀樂而發者也；道者，卽理也。故言志者爲文學，載道者爲哲學，界限分明，不容相混。然自前人誤認，後人誤信，其錯已深；一旦欲改劃界限，輒生出許多牽制。考夫視文學爲玩好之品，比文人於俳優之倫

，實始於漢武帝；以後科第取士，亦卽此病根也。其最著者：唐之用詩賦，元之用詞曲，清廷殿試之用小楷，其所造就，直不過宮廷供奉而已。然而此種病根，由來已久；中其毒者，不知若干人；賢如青蓮，亦所不免。對於古之作者，評量棄取，甚矣其難。中國文學，體裁之多，名稱之雜，爲他國所未有。曰歌，曰謠，在古者體例各別；曰文，曰筆，至今日界限難分；或名存而實亡；或名同而實異；舉其淺近者爲例，今日之詞，久不能譜入管絃，而猶存樂府之名，胡元之曲，非古詩中之所謂曲也。參差綵雜，至於極端。一推其原，則古人對於文學，專門名詞，未能確定故也。今欲一一劃其界而正其名，豈非絕艱之事！再者：性情，不力，各不相同，精於此者未必精於彼。就文學而論：曾子固能文而不能詩；就詩而論

：杜工部獨不善爲絕句。苟非博通精研，而欲棄取無誤，斷無其事。卽如太炎論詩，而不滿意於放翁，漁洋，是其例也。然博通精研，決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到；在吾書中，此病亦正不少。或曰：當以客觀態度，敘述往事，而不一斷語，庶無此病，亦史家所應爾也。余曰：不然！苟僅以客觀態度，陳列往事，則古人原書具在，學者一一讀之可也，何勞吾纂文學史爲哉。原書既不能卒讀，不得不有人爲之提要鉤元，使之一覽了然。一經鉤提，卽有主觀參人其間矣。作者雖欲力祛此弊，然爲性情材力所限，而無如之何也。以上所述種種困難，皆我所親歷而深知者也。吾才既薄，困難又多，則吾書雖成，當亦無足觀者。然較之不知困難而爲之者，或差勝耳。至於吾書體例，每一時期，區爲三部：一曰：此時代文學變遷之

大勢；二曰：此時代文學之特點；三曰：此時代文學家小傳。大勢者，論其變遷蟬蛻之迹；其有特別當注意處，而又瑣屑不能編入於大勢中者，則別闢特點一部以納之。以上每部之中，又分若干條，以清眉目。小傳者，聊以供知人論世之參攷耳。（他家纂文學史，往往以小傳夾在變遷大勢之中，殊不醒目，讀者頗以為苦。）時代之區分，亦但以普通方法區分之；不敢別創新局，反而無當也。（或謂文學史區分時代，當以文學為標準；不當照普通方法，以漢，唐，宋，元，明等等分時代。）此書草創於民國十年秋季，成於同年冬季；十一年秋至十二年春，又略為訂正一過。嘗一試教於滬江大學，再試教於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四年級；至於書中訛誤遺漏之處，諒不能免，讀者諒之。

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胡懷琛序。

吾編此書既成，而猶有零星史料，不及編入者；乃各爲別箸一篇，使之自成系統，附於此書之後。名曰附錄云。民國十三年一月，胡懷琛記。

# 中國文學史略目次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文學之界說與分類

第二節 文學之起源

第三節 文學與人生之關係

第四節 文學與他學科之關係

## 第二章 上古

第五節 上古之文字

## 第三章 周秦

第六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七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八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第四章 兩漢

第九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十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十一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第五章 魏晉

第十二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十三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十四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第六章 南北朝及隋

第十五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十六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十七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第七章 唐及五代

第十八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十九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二十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第八章 宋

第二十一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二十二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二十三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第九章 遼金元

第二十四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二十五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二十六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 第十章 明

第二十七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二十八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二十九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 第十一章 清

第三十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第三十一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第三十二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 附錄目錄

中國文言分歧之因原

所謂古文

中國小說之源流

中國之地方文學

古今兒童讀物之變遷

四庫全書之歷史

民間傳說之故事

民間流傳之歌謠

# 中國文學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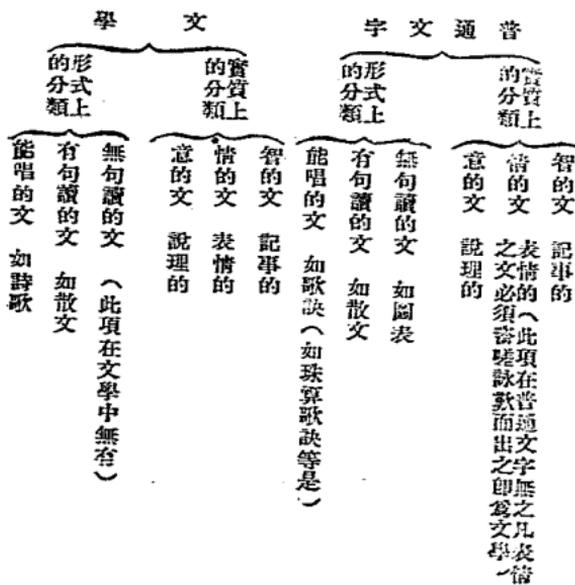
胡懷琛編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文學之界說與分類

欲講文學史，當先知何者爲文學。文學之界說，有廣義，狹義之不同。自廣義言之：一切文字，皆謂之文學。自狹義言之：則普通文字，謂之文字；而（一）由咨嗟詠歎而出之者，（二）或有藝術之粧點者，謂之文學。由咨嗟詠歎而出之者，詩歌爲一大部分；有藝術之粧點者，卽聲音詞彩，著意修飾是也。

既知文學之界說，則當知文學之分類：大概普通文字及文學之分類，皆係一方面從實質上分，一方面從形式上分，今例表如下：



右文學之界說及分類，不過大概如此，原不能十分固執。讀者但知其大意可耳。

## 第二節 文學之起源

欲說文學之起源，當先行說明文字與語言之分別：蓋文字語言，本體無二；不過（一）在使用者發表之方法不同，即以口說者謂之語言，以筆寫者謂之文字是也；（二）在領會者接受之方法亦不同，即以耳聽者謂之語言，以目視者謂之文字是也，總之：以已之意，傳達於人；語言文字，本非二物耳。

世界無論何國，皆先有語言，後有文字；中國亦何獨不然。而在無文字之前，可謂先有文學。何也，語言由咨嗟詠歎而出之，或發表意思而有藝術的粧點之語言，即含有文學之意味也。

中國文字，發源於伏羲畫卦，而在伏羲之前，則有葛天氏之歌八闋焉，（見呂氏春秋，只存其目，亡其辭。）文字至倉頭始粗具規模，而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焉，（皆見晉夏侯元辨樂論。其辭亦亡。）曰歌，曰詠，則必由詠歎而出，或經過一番藝術的粧點，而與尋常語言不同，可想而知也。是故可謂爲有文學意味的語言也。是即可證明文學之起源，在文字以前也。

文學之內容，原不止詩歌一種；而發生之最早者，莫如詩歌。如上文所述，目存辭亡，無庸再言矣；即求其辭至今而存者；堯時有擊壤之歌，康衢之謠，舜有卿雲之歌，與堯典舜典同古。可知詩歌之發生，比其他文學爲先矣。

所以然者何也？曰：文學者，由咨嗟詠歎而出之，或有藝術的裝點

之文字或語言也。

藝術的粧點，在上古時，人民思想質樸，不能爲此。惟詠歎則因發乎天然，不在人爲，故詩歌發生，比其他文學爲先也。

### 第三節 文學與人生之關係

吾人既有文字，何以又有文學？文學之發生，是必有其所以然之故，即文學與人生之關係是也。其關係維何？如下述是：

(甲)對己。發揮感情。

(乙)對人。(一)適應交際。(二)感化人羣。

而是三者皆原于詩。何以知其然也？請詳言之：夫所謂發揮感情者何也？人情不能無喜怒哀樂，其蘊于心也，而不能鬱，發而爲言。言之所不能盡者，而繼之以詠嘆，于是爲詩，是故書曰：「詩言志

，歌永言。」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自今考之：其詩之古者，如擊壤歌之表間適，樂也，麥秀歌之寫故國之思，哀也。自是而後，國風所載，不可勝數焉。

所謂適應交際者何也？夫主賓交際，則必言辭修飾，方得盡賓主之歡。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若有四方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是故春秋時之名公，鉅卿，多嫻于辭令；折衝於樽俎之間，權事制宜，不愧使者之職。及至戰國，逞干戈

而尙遊說，乃一變而爲蘇張之縱橫。及至嬴秦統一，劉漢繼興，縱橫無用，乃再變而爲鄒（陽）枚（乘）之詞賦。而其原皆本於詩。何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觀此，可知欲嫻辭令，非詩莫由。惟自漢而後，漸變爲歌功誦德之文，且又惟貴族所適用，平民無與焉。此所以爲近人詬病也。

所謂感化人羣者何也？蓋以聲音之道，感人至深；移風易俗，莫詩歌若。是故禹曰：「勸之以九歌。」孔子曰：「興於詩。」朱子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所發不能無可擇；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

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自今考之，其詩之古者，如南風歌，是其例也。」

以上三者，試證之孔子之言，而益信矣。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可以興者，感化人羣之謂也。可以羣者，適應交際之謂也。可以怨者，發揮感情之謂也。明乎此，則可知戰國以前，詩歌之外，無文學矣。而上文所述文學與人生有何關係，更爲治文學史者，所當明瞭；然後對於文學，方有正當之觀念耳。

此外尚有頌與銘，其體亦屬於詩。頌者，毛詩中周頌等是也。朱子云：「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則頌乃人與神明交際之文。其爲用也，當附屬於

適應交際。銘者，刻於器物，而有韻之言也。如湯之盤銘是。其不以銘名者，如禹之玉牒辭是。要之：皆借物以儆人也。（此人字對物而稱非對己而稱。）其爲用也，當附屬於感化人羣。

#### 第四節 文學與他學科之關係

既曰文學史，則所敘述者，當只在文學範圍以內。然與各學科實有相連帶之處，頗難劃清其界限。今試述文學與他學科之關係：

（一）古者詩歌音樂跳舞之不分也。古人言詩必言樂，言樂必言舞，舜命夔之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人情有所感而爲歌，其歌也，則必擊物以爲之節。（即音樂）及乎精神奮發，血脉動盪。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跳舞）此自然之

勢也。

是以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舊史稱葛天氏之民，投足以歌八闋。投足以歌者，卽且歌且舞之謂。堯時之擊壤歌，壤者，戲具也。（見三才圖會）擊壤而歌，亦且歌且舞之意。詩三百篇，大概可被之管絃。漢唐之樂府，宋元之戲曲，其間分合變遷之跡，猶可考焉。（戲曲者，合四事而成者也。卽以史事爲材料，經文學之點綴，協之聲律，形之袍笏，是合史學，文學，音樂，跳舞，而爲一者也，故最爲複雜。亦有材料不本於史事者，乃變形也。）

（二）哲學史學文學之常相混也。夫哲學自哲學，史學自史學，文學自文學，原有甚清之界限。而謂其相混者何也？曰：文學有形焉，有質焉，前表既說之矣。爲之質者有二。曰：智，情，意。智者事

也，卽史也。意者哲理也。如以哲學史學爲主，則只用文字，無須文學。（惟情之文，則表情而能眞摯者，卽含有咨嗟咏歎往復低回之意，自然偏于文學。）然文學常以哲理及史事爲其實質焉，蓋非此卽空文也。是故哲學無文不失其哲學之價值；而以意爲質之文學，去其哲理，則文不足道矣。史學無文，不失其史學之價值；而以智爲質之文學，去其史事，則文不足觀矣。更列表如下，以明此意

哲學

質，理，以真爲標準。  
形，文字，以明達爲標準。

史學

質，事，以信爲標準。  
形，文字，以清晰爲標準。

文學

質

智，取材于史事。  
情，個人之感情。  
意，取材于哲理。

形

有藝術妝點之文字，以優美爲標準。  
由嗷嗷詠歎而出之文字，以含蓄爲標準。

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哲學或史學，與文學相混之原因，可得而論焉：(一) 哲學家或史學家之借重文學也。如孟子莊周左邱明是也。(二) 文學家之借重哲理或史事也。借重哲理者，如後世文家，文必欲載道以傳是也。借重史事者，如小說中之穆天子傳，虬髯客傳，詩中之長恨歌是也。

第二章 上古

### 第五節 上古之文字

在周以前，除詩歌外，只有文字而無文學，前既言之矣。故漢志所載神農兵法。黃帝醫書，歷書，及世所傳神農本草之類，無論真偽難辨；卽假定爲真，而可決其僅爲文字，而非文學也。仲尼刪書，斷自唐虞；以爲唐虞以前，荒遠難稽，固也。然書亦僅爲文字，而非文學也。總之：此時代爲文字成立之時代，而舍詩歌，則無文學。然其文字之體裁，多爲後世文字之所本，故略及之。

### 第三章 周秦

#### 第六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周興以來，文學彬彬稱盛，其變遷之大勢，可得而言焉：

(一) 詩歌之勃興也。古有採詩之制，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

使之民間求詩；以備太史之採，以備王者籍是而知天下之苦樂。此制確始於何時，今無可者；而風詩之多，以周興以來爲最。如今國風所存者是也。雅，頌亦同時並盛。至戰國之末，楚有屈原，著離騷，是國風之變體也。原之弟子宋玉繼之，而楚辭遂成一體。

(二)孔子之提倡也。孔門有久學一科，但當時所謂文學，卽詩而已。孔子刪詩，又嘗教小子學詩，可知當時文學卽詩也。孔子弟子能文學者，曰子遊，子夏。相傳子夏之著作，有詩序焉。(卽詩大序也。或謂爲漢儒作。) 子夏弟子曰公羊高曰穀梁赤，各傳春秋，而與左邱明之作，並稱三傳。則紀事文之有文學意味者，皆導源于孔子可知矣。說理文之有文學意味者，孟子其一也；但孟子曾染縱橫習氣，于孔子無與，後當別論；荀子亦間接出於孔子，而以文論，

則較孟子爲平實矣。

(三) 老子學說之影響於文學也。古者書籍皆在官，除官家紀載外，民間無所謂典籍也。老子世爲史官，得以掌學庫之鎖鑰；故老子出而學乃及於民間，於是老子之學，風靡天下，學者各得其說之一端，演而爲諸家之學，而九流之名興焉。其得道家之玄虛一派者，爲名家，爲陰陽家，及後世之清談家，神仙符錄家，得道家之踐實一派者，爲儒家。(孔子曾問禮於老子)得老子之刻忍一派者，爲法家。得老子之陰謀一派者，爲兵家，爲縱橫家。得道家之慈儉一派者，爲墨家。(老子曰：天下之寶三：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爲天下先。其曰慈，卽墨家兼愛之說所自出。其曰儉，卽墨家節用之說所自出，)得道家齊萬物，平貴賤一派者，爲農家。得道家之寓

言一派者，爲小說家，傳道家之學而不純，複雜以諸家之說者，爲雜家。是則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實則各得老子學說之一端而已，無不出于老子也。（本近人江瑛讀子扈言。原本引證甚詳，茲不多引，讀者可參觀原書。）九流既同出於老子，而各持其一端之學，成一家言；著書立說，以鳴于時。而諸子之文，遂爲後世所稱道。雖其志不在文學，而影響於文學者，實非淺鮮。其間儒家之孟，荀，道家之莊，列，法家之韓非，兼以能文稱。若蘇秦，張儀，則專講縱橫馳聘之術，後世文家之所謂筆法者，卽源於此矣。

（四）縱橫家爲文學之樞紐也。周秦諸子，原各以其學術制勝；雖有兼能文者，初非有意於文也。及縱橫家出，乃專以雄辯取勝于人。其術風靡一世，孟子，莊子，亦皆染其習氣；蓋非如是，不足以動

時人之聽也。莊子不盡然。孟子染其習氣更深。後之文學，於說理者，多法孟子，莊子，于紀事者，多法戰國策；戰國策所紀，多策士之計也。故其爲文，自然不平。吾故謂後世文家所謂筆法，卽源於橫縱也。至如縱橫家之變爲詞賦家，前既言之，茲不贅矣。（參看第一章）

此外如周公之箬禮，爲後世典志之祖。（卽周禮，儀禮；今日禮記，乃孔子弟子所輯，又經漢儒所重輯者也。）周公之草創爾雅，孔子增之，子夏足之，爲字書之祖。雖非文學，然與文學甚有關係也。（禮與爾雅，清儒亦謂爲非周公所作。）

周衰，秦興；商鞅，李斯之輩，尙刑名法術，痛恨詩書。於是有燒書之舉。先秦文學，蕩然無存。今所見者，大抵皆漢儒所搜輯補訂

者也。然而李斯頗擅文學；始皇封禪石刻，多出李斯手筆；而其諫逐客書，至今傳誦焉。

### 第七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以上述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既畢，其有特別之點，爲前文所未備者，復述與此，瑣碎無復緒統也。

(一) 老子箸書（卽道聽經）孔子贊易，用韻語說理，是爲創格。

(二) 詩之六義。曰賦，興，比，曰風，雅，頌，後世詩家，能得比興之意者甚少。

(三) 論語者，孔門弟子記孔子之言行者也，而非有意爲文。然往往神味淵永，非後世文家所能及。如（鏗爾，舍瑟而作。）鏗爾二字，能傳出會點間適之神。（趨進，翼如也。）翼如二字，能傳出孔子舒

秦之神。真寫生妙手也。

(四)荀子賦篇，在宋玉之前。不過荀子之賦偏於理，（此理字。卽吾書總叙內所謂意字。）宋玉之賦偏於情耳。

(五)中國一切學問藝術，皆有南北之分，其分卽起於此時。其在哲學，孔子爲北方學派，老莊爲南方學派。（此說確否，余當別論。

）其在文學，國風爲北方之詩派，而楚辭則南方之詩派也。

(六)六國紛亂，言文不能統一；李斯改作小篆，始得天下同文。此亦一特點也。

(七)呂不韋集諸儒著呂覽，爲後世富家集門客輯書之始。

#### 第八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此時代之文學家，除屈原師弟而外，非專以文學名也，不過其兼能

文學而已。如周公，孔子，斷不可僅以文學家目之。惟以其擅文學，而與文學有莫大之關係，故亦並列于此焉。以後各時代，皆倣此。

周公。周文王子。名旦。相武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定制禮樂，製冠婚喪祭之儀；卽周禮，儀禮，是也。周公又能文學，周頌多半爲周公所作，雅亦有爲周公所作者。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楚苦縣人。爲周藏室史。孔子適周，問禮于老聃，退而謂弟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見周室衰，將隱，西至函谷關。關令尹喜要之，遂著書五千言而去，不知所終。其書後人名曰老子，亦稱道德經。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昌平鄉陬邑人。初仕于魯，爲司寇，攝行

相事。其後不用，遂周流四方。道不行，歸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有去魯歌，三姑歌，護麟歎，等詩。

子遊。姓言，名偃，吳人。孔子弟子，孔門能文學者，子遊，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能文學，序詩，傳易，受春秋。又嘗發明章句。孔子沒後，教授西河，爲魏文侯師。

左邱明。魯之太師。從孔子受春秋，作春秋傳。又作國語。司馬遷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一是也。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或曰：姓左，名邱明。或曰：左邱複姓。

公羊高。魯人。子夏弟子。作春秋傳。

殺梁赤。魯人。子夏弟子。作春秋傳。

列禦寇。鄭人。學本黃老。今傳其書八篇，或曰：後人假託。

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楚威王聘之，不往。

著書五十二篇，今本三十二篇。後人稱爲南華經。

孟子。名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歷遊齊，梁，宋，滕，諸國。以仁義說諸侯。晚年乃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等。記其歷說諸侯，及與弟子問答之語，爲書七篇。

荀卿。字况，趙人。後孟子五十餘年而生。爲子夏五傳弟子。年五十遊於齊，或纒於王，乃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著書三十三篇，今本三十二篇。

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同事荀卿，後入秦，

爲李斯所讒，下獄自殺。著書五十五篇。

屈原。楚人。一名平，字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因讒被放，乃作離騷，自沉汨羅而死。

宋玉。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憫其師放逐，乃作九辯，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等賦。

唐勒。楚人。其文宗屈原。

景差。差亦作磋。爲楚公族大夫。爲文宗屈原。

李斯。楚之上蔡人。從荀卿學。入秦，秦王以爲客卿，復拜丞相。後爲趙高所殺，秦代能文之士，首推李斯。

呂不韋。本陽翟大賈。賈於趙。時莊襄質趙，不韋見之曰：「奇貨可居也。」莊襄王以不韋計得歸嗣位，不韋爲丞相。節邯鄲姬有孕。

者歎之；生子政，卽秦始皇。始皇立，尊不韋爲仲父。後事發，飲酖而死。嘗集賓客著呂氏春秋，又名呂覽。書成，懸之國門曰：有能增一字者，予千金。按呂覽雖佳，然非出不韋手，今特附列之於此耳。

#### 第四章 兩漢

##### 第九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劉漢繼嬴秦而興，東西兩京，先後歷四百餘年之久。時勢既與周，秦不同，文學亦隨之而變焉。今述其大要如下：

(一) 辭賦之變遷也。漢初去戰國未遠，策士之風猶存。如鄒陽上梁王書，蒯通說韓信，依然是蘇張面目。卽如賈山之至言，賈誼之治安策，晁錯之論政治書，皆出入於周秦諸子之間。蓋是時兵革甫息，

，藩封滿地，天下多故，正有需乎此也。迨夫文景以還，天下宴安；遊說無用，於是一變其風氣而爲辭賦。賈誼始倡於前，鄒陽，枚乘，淮南王安，嚴忌，相繼於後。賈誼不得志於時，嘗以屈原義擬過湘水，投書吊屈原。其爲文師法原玉，不出乎楚騷之範圍；而枚乘七發，雖亦淵源於天問遠遊諸篇，然而一變其面目，陸離詭怪，已開漢賦之源。自後武帝酷好文學，侍從左右者，多一時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東方朔，枚臯，終軍等，相繼而至，而尤以相如爲之魁。蓋至此時而漢賦之格局成矣。自後東漢王褒開俳偶之端，而體再變；楊雄復相如之舊，而體又變。王褒之後，有崔駰，蔡邕等；楊雄之後，有班固，張衡等；而馬融，王延壽，尤獨矯時習，力追西京，此當日變遷大之勢也。而自今日視之，

此種辭賦，舍眞美而言裝飾，以羅綺珠貝相誇耀，完全一貴族文學也。其遠源雖似出於楚辭，但除賈誼一人外，其實際皆與屈宋背道而馳。蓋屈宋憤世嫉俗，以文見志；羅薛山鬼，幽憤難伸；而司馬相如輩，則以文學爲干祿之具矣。屈宋承國風小雅之遺，寄託深遠，美人香草，不過點染幽芬而已；及至相如輩，則專以濃裝盛飾爲華美矣。而謂爲出於屈宋，豈不寃哉！

(二) 游說之變爲疏表也。縱橫之變爲詞賦，前既言之詳矣。其由賈誼而變爲詞賦者，是一大派也。其間又有一別派，卽西京之疏表是。如董仲舒之天人三策，公孫宏之賢良策，主父偃之諫伐匈奴書，皆由凌厲馳騁，變而爲溫厚儒雅；是亦時勢使然，不僅學術之關係也。

(三)詩體之變遷也。古三百篇，皆得被之管弦，詩辭樂歌，本無一體。一自詩亡樂廢，楚辭代興，於是途轍漸分。漢興，高帝之鴻鵠歌，商山四皓之紫芝歌，四言詩也。高帝之大風歌，飯牛易水之舊也。武帝之瓠子歌，秋風辭，騷之遺也。古詩十九首，五言詩也。柏梁詩，七言詩也。而皆未可以入樂。十九首據玉台新詠，謂爲枚乘所作。而文選則謂作者非一人，非一時，故統名爲古詩云。似以文選之說爲當。自後卓文君之白頭吟，蘇武李陵之河梁詠別，相繼而起。要之：十九首爲五言之祖也。柏梁詩者，元封二年，柏梁台落成，武帝偕羣臣宴會，席上賦詩人，各一句，成柏梁詩。是爲七言之祖，與秋風辭迥不同矣。而是詩又句句用韻，後人遂以每句有韻者，爲柏梁體。且後人聯句詩，亦卽始於此也。同時高帝定房中歌

十六章爲洞樂，房中歌者，唐山夫人作也。武帝定郊祀禮，建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集司馬相如，枚皋等文人，爲郊祀歌十九章。於是而樂府一體乃成立。大抵當時有所謂清調，平調，瑟調者，乃房中歌之遺，是風之變也。所謂鼓吹曲者，於朝會道路用之，所謂橫吹曲者，於軍中馬上用之，是雅之變也。郊祀歌者。頌之變也。自後歷晉，唐，而屢有變遷，遂成爲宋，元，之詞曲。

(四)史家文學之創體也。太史公司馬遷，無辜被刑，鬱鬱不自得，其無限幽憂孤憤，乃悉託之於史記一書。史記者，上自五帝，下訖漢興以來，爲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措辭深而寄興遠，抑揚徐疾，自成一家之言。後人多賞其文學之美，而不知所以然者，乃出於騷耳。蓋史遷所遇，與屈原略同；其以文學

而抒積憤也亦同；不過一則託之於美人香草，一則託之於刺客遊俠耳。假紀事之文，以發揮感情者，自史記始。其後東漢班固著漢書，起於高帝，終於王莽；書未成而固卒，其妹曹大家續成之；後世史漢並稱，然漢書爲文，與史遷不同矣。傳記體始於史記，斷代爲書，始於漢書。

(五)仿古文學之流行也。當新莽時，流行一種仿古之文學；爲之者，揚雄是也。初王莽篡漢，國號曰新。其輔孺子嬰也，仿周公而作大誥。及其卽位也，又仿周官以求致太平。可笑已極。其時有揚雄者，獨善爲摹仿之文，仿周易而作太玄，仿論語而作法言，字摹句擬，今日文學家所謂古人之奴隸者是也。而當日譚桓，謂雄書勝於老子；雄之弟子侯芭，謂雄書勝於周易。是誠文學史上一怪現象。

後世擬古之風，自揚雄啓之，而擬古亦以雄爲最工也。

以上爲文學變遷之大略。此外如伏生，董仲舒，毛亨等之傳經，淮南王安之著淮南子，劉向之著新序，說苑，許慎之著說文解字，雖非純然文學，而與文學頗有關係也。

#### 第十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一) 西京詔書，詞藻優美，爲古今所無。

(二) 古詩十九首，爲古今五言之冠。其詩大抵皆逐臣，棄婦，朋友關絕，遊子他鄉，生死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西，或反復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後人無能及之者，蓋國風之遺也。

(三) 蘇武，李陵，本非文人；而蘇李投贈之詩，及李陵答蘇武書，情文並茂；蓋語語出於至誠，不期佳而自佳，有非文學家所能及者。

(四)滑稽派，本縱橫之一種。在戰國時齊有淳于髡。漢興，東方朔得其傳，而成一派。

(五)歌歌著七略，爲後世目錄之祖。七略者。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

(六)漢書所載淮南民歌云：「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後漢書所載順帝時京都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又城中謠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東觀漢記所載長安語云：「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

，關內侯。」如此之類，不一而足。猶有國風之遺意，而爲絕妙之民間文學也。

(七)漢末建安中，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棄，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作詩紀其事。首句云：孔雀東南飛。全首五言，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爲古今著名長詩之一。按歐美各國，多有長詩，動輒成冊，中國獨無之。然如孔雀東南飛等詩，不曰謂非傑作也。中國文字，本比西文爲簡；不能以字數之多少，比詩之長禮。倘將孔雀東南飛譯爲西文，亦未始不能成一小冊。

(八)李陵答蘇武書中，(單于)二字，爲漢族文學中譯用他族音之始。史記中亦嘗用之。

(九)焉支，祈連，爲匈奴二名山。多水草。後爲漢所奪，匈奴人作歌云：「失我焉支山，今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祈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是歌訣非匈奴語原文，必經翻譯而成者也；或匈奴人解漢語者爲之也；或漢人效匈奴口而吻爲之也。今皆不可考。但信如第一說，可謂爲漢族文學，翻譯他族歌謠之始。信如第二說，可謂他族人能通漢族文學之始。

(十)後漢明帝永平七年，初譯佛經，名四十二章經。爲漢族文學翻譯他族書籍之始。

### 第十一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鄒陽。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陰有邪謀，陽上書諫，不納，去而之梁，從孝王遊。被讒下獄，陽從獄中上書自白。王

出之，引爲上客。

蒯通。本名徹，後因避武帝諱，改爲通。齊人。有說韓信書。

賈山。潁川人。孝文時上書言治安之道，借秦爲論，名曰至言，

賈誼。雒陽人。少通諸子百家書。文帝召爲博士，時年僅二十餘，

而一歲之中，超遷至大中大夫。絳灌輩忌其才，間之，出爲長沙王

太傅。誼意不自得，渡湘水，爲賦以吊屈原。後復爲梁懷王太傅，

懷王墮馬死；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僅三十三。

著有新書十卷。

晁錯。潁川人。好申商刑名之學。曾爲太子家令。有論政治書。

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中郎。王有異謀，初諫不納，去而

之梁。景帝時爲宏農尉，以病免；武帝卽位，復徵之。乘以文章名

於世。

淮南王安。高帝少子長之子。好書，善爲文。招天下俊傑之士，相與著淮南子內書二十一卷。景帝以其屬爲諸父而材高，頗尊重之。後以謀叛自剄死。

嚴忌。本姓莊，班固因避明帝諱，改莊爲嚴。由拳人。好辭賦，值景帝不喜詞章，無所得志，乃徒步入梁，頗見重於孝王。世稱嚴夫子。

武帝。名徹，景帝子。頗擅文學。

董仲舒。廣川人。武帝時爲江都相。仲舒少治春秋，下帷授講，三年不窺園圃。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而天人三策，尤爲人傳誦焉。公孫宏。菑川人。武帝時，應賢良文學之徵。因對策，得擢爲第一

主父偃。臨淄人。武帝時，上書闕下，凡九事，其一爲諫伐匈奴書。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讀書，擊劍，放蕩不拘。以文學事武帝。爲人口吃而善著書。

朱賣臣。字翁子，吳人。以文學事武帝。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以文學事武帝。時有正諫法言，而以詼諧出之，世稱爲滑稽之雄。

嚴助。忌之子。武帝時擢中大夫。與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俱見重於武帝。後坐淮南王事被誅。

吾丘壽王。字子懸，趙人。武帝時爲侍中。官至光祿大夫。

枚臯。枚乘之子也。

終軍。字子雲。與枚臯皆以文學事武帝。年二十餘卒，世稱爲終童；又與賈誼並稱爲終賈，蓋皆以其年少而卒也。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太史公司馬談之子也。弱冠好遊，足跡半天下。武帝時爲太史令。因李陵事得罪，發憤而成史記一百三十卷。

王褒。字子淵，蜀人，官諫議大夫。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官光祿大夫。著有新序，說苑等書。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好學，博極羣書。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沈思。成帝時爲郎，後事王莽。所著有太玄經，法言，等書。

劉歆。字子駿，向之子也。官至京兆尹。後改名秀，王莽篡位，歆

爲國師。

崔駰。字亭伯，平安人。十三能文。少遊太學，與班固齊名。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班彪之子。固續父志，著漢書，未成而卒。其妹繼之，乃成一百二十卷。固又有白虎通義等書。

班昭，班彪之女，固之妹也。嫁於曹姓，嘗被詔繼兄成漢書，爲皇后師。號曰大家。所著有賦頌等十六篇，女誡七篇。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嘗作二京賦，構思十年乃成。官太史令，後至尙書。

馬融。字季長，茂陵人。

王延壽。字文考。游學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作此賦，未成；

及見延壽所作。遂擱筆。年二十餘，溺水死。

## 第五章 魏晉

### 第十二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漢之於魏，魏之於晉，文學遞降而下；即由厚趨薄是也。此時代變遷大勢，可得而論焉：

(一) 曹氏父子爲貴族文學之中堅也。魏武帝曹操，文帝曹丕，及陳思王曹植，皆善文學，而武帝之四言詩，於三百篇外，別開生面，魄力之雄，信非曹公莫辦。子建辭賦，亦有可觀；文帝論文，開後世文談詩話之端，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皆在其後。或者謂爲貴族文學，余以爲如是人爲如是文，無怪其然耳。

(二) 建安七子，爲漢魏晉變遷之樞紐也，建安者，漢獻帝之年號也

。七子者：一孔融，二王粲，三徐幹，四陳琳，五阮瑀，六應瑒，七劉楨，是也。其人皆生於建安之世，而多爲魏武所引用，故人爲漢魏間之人，文爲漢魏間之文；七子各擅一體，皆有所偏，誠如魏文帝之言矣。文帝典論論文曰：「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琳瑀章表書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於雜於嘲笑，及其所善，揚班儔也。」按自漢淮南王安，武帝等，視文學爲貴族玩好之品，流風所煽，至魏武帝文帝而愈甚。文帝又爲之評量品第，視同俳優。卽以玩好品而論，彼七子者，亦由兩漢之樸茂，而漸啓六朝靡麗之端矣。

(三)清談之影響於文學也。晉人由老莊之學說，變而爲清談；其人

生觀大底以放蕩形骸，毀棄禮節爲務。此種思想，形於文學，如稽康養生論，劉伶酒德頌，王羲之蘭亭序等，是其代表也。惟其間左思，阮藉，劉琨，郭璞，皆能卓然自立，不依傍古人，亦不爲時習所移。

(四) 陶公之崛起也。東晉之末，詩文日以靡麗；而陶公崛起，以浩然元氣，流布成文，胸次高絕，包羅萬有，真古今第一詩人也。

(五) 小說之流行也。中國小說，發端最早，但極難斷定始於何時。漢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隋志曰：「古者聖人在上，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和風俗。」崇文總目曰：「古者懼下情之雍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於路，採其風謠以觀之。」按此則古人之立稗官以

說小說，與立採詩官之採詩也，其用意無別；惟詩則本體是文學，小說則不過稱道雜事，其本體與今日之新聞無異；是蓋完全野史，與今日小說不同，可斷言也。今考漢志所載者，如周考，青史子，臣壽周紀，虞初周說諸書，其書雖不可見，然大抵爲野史也。今所通行之古小說，莫如山海經，而未知撰者爲何人，舊說爲夏禹撰，劉歆又云：伯益作；而書中所記地名，如長沙，零陵等，皆非夏時所有，其爲後人假託，不辨而明。又次爲穆天子傳。此書發現於晉太康二年。謂盜發魏襄王墓，始得此書，見晉書束皙傳。所云發墓而得者，安知非僞云乎。或卽晉人所撰也。又海內十洲記，舊題爲東方朔撰；漢武帝內傳，舊題爲班固撰；皆疑爲魏晉間人依託，前人已辨之矣。則小說確始於何時，實難斷定也，但知在晉代爲盛行

耳。蓋山海經雖爲劉歆所校上，然在當時亦未盛行，至晉則有郭璞注矣。又有神異經，亦託名東方朔撰，而張華爲之注矣。又陶淵明詩，有觀山海經讀穆王傳之語矣。則可見在晉代，此等小說乃盛行也。晉人所自著者，有干寶之搜神記，葛洪之神仙傳，爲唐人小說之初祖也。

此外蜀諸葛亮之出師表，政治家之文也。晉陳壽之三國志，史家之文也。出師表文情並至，三國志與史漢並稱；雖非純然文學，要亦一時特色。

### 第十三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一)自魏文帝論文，以七子並稱，於是有建安七子目。嗣後晉有竹林七賢焉，又有二陸三張兩潘一左焉，如此稱謂，後人沿用者，指

不勝屈。如唐之初唐四傑，大歷十才子，宋之三蘇，蘇門四君子，明初之四傑，北郭十友，清之四公子，江左三大家，嶺南三大家等，指不勝屈，而此風實導源於建安七子也。（此專就文學一方面而言，其與文學無關者，如殷之三仁，周之八士，由來久矣。七子之名，已見於前。自唐以下之各人姓氏，別詳於後。所謂竹林七賢者，一山濤，二阮藉，三嵇康，四向秀，五劉伶，六阮咸，七王戎也。所謂二陸者，陸機，陸雲兄弟也。三張者，張載，張協，張亢，兄弟也，二潘者，潘岳，及其從子潘尼也。一左者，左思也。

(二) 阮藉詠懷，左思詠史，潘岳悼亡，郭璞遊仙，皆爲後世詩人所稱道，推爲一時傑作。

(三) 漢末孫炎，創切音之學；魏李登又作聲類一書；是爲音韻之初

祖。齊梁而後，直至今日，影響於文學者甚大，惟在此時，其爲用不過正字音而已也。（或又謂春秋公羊傳之長言短言，卽爲音韻之萌芽，今但採普通之說，以孫炎爲始，不必追朔遠源。至於長言短言，余當別著文論之。）

（四）陶淵明之桃花源記，今之論者，謂其體例，卽今日之短篇小說也，其命意，卽今日之理想小說也。要之：桃花源記者，淵明學莊列寓言，以寫其所謂烏託邦也。而其辭藻倩麗，已開唐人小說之風矣。

（五）僧法顯，以東晉安帝三年，往印度求佛學，歷十五年而歸；曾著書記其旅行時之所見聞，名佛國記。今英法德文，皆有譯本。又法顯由獅子國（今錫蘭）取海道歸廣州，遇風，飄泊九十日至一國

。名耶婆提。再由彼易舟行八十餘日，至長廣郡之牢山（今青島）登陸。歸途計三百三十餘日。其事皆詳載佛國記中。今西人既譯佛國記，法國某報，且詳考其地，謂耶婆提在今之墨西哥境；而首先發現西半球者，非哥倫布，乃法顯也。觀此，則佛國記一書，在中國文學史，哲學史，交通史上，均占有重要之位置矣。（按佛國記原書，今漢魏叢書中有之。）

（六）晉人含稽箸南方草木狀，戴凱之箸竹譜，其源蓋出於本草。陶宏景箸刀劍錄，其源蓋出於考工記，宋懷著荆楚歲時記，其源蓋出於月令。然而輕質重文，已趨向審美一方面；唐以後著者更多；如唐人之茶經，（陸羽撰）宋人之梅品，（張功甫撰）菊譜，（范成大撰）洛陽牡丹記，（歐陽修撰）宋人之名香譜，（葉廷珪撰）唐

人之吳地記，陸廣微撰，則愈重文而愈輕質，幾成爲文學中之一種體裁，昔人或稱爲小品，（按小品二字，所包甚廣。此等著作。不過爲小品中之一種耳。小品者，因其卷帙既不多，所記亦無關宏旨，故稱爲小也。）其見於唐代叢書，說郛，昭代叢書者，不下百數十種，而皆自晉人開其端也。（按茶經，菊譜等，與今日植物學書所不同者，一則用科學的眼光觀察，一則用美學的眼光觀察故也。）

（七）東晉時漢人與胡人雜處，當時所謂五胡者：一曰匈奴，（即漢代匈奴之裔。漢以後南徙者，侵入中原，北遷者侵入歐洲。建匈奴利國。）二曰羯，（屬突厥種，在晉時嘗南侵，自唐末西遷，造成一土耳其基國於巴耳幹半島。）三曰鮮卑，（爲古代東胡之遺族。）

東晉時一部分南徙，侵入中原。其北留者，與北亞之土人相合，卽今日西伯利亞人之祖。四曰氐，五曰羌。（爲三代氐羌之遺族。）其文字大抵皆借用漢文；而其深於漢文者，以劉淵爲尤著。（淵，匈奴人。因其祖與漢和親，故冒姓劉。）淵嘗師事崔遊，習詩，書，易，春秋。以及孫，吳兵法，史，漢，諸子，是他族人研究漢文之先登者。嗣後元之蒙古。清之滿洲。精通漢文者。尤指不勝屈。而政教風俗，遂與漢族同化矣。

#### 第十四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魏武帝。姓曹，名操，字孟德，譙人。篡漢未成。及其子丕篡漢，追稱操爲武帝。

魏文帝，名丕，字子桓，操之子也。篡漢自立，號曰魏，丕博聞強

記，下筆成文。

曹植。字子建，操之次子也。年十餘歲，即善爲文。操視其文曰：「汝倩人也。」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固當面試，奈何倩人。」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植應聲云：「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箕在釜中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聞之有慚色。（此詩一本只作四句。）植封陳

王，卒諡曰思，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當曹操柄國時，融與操書，多侮慢語；操忌之甚，使人搆成其罪而殺之。魏文帝即位，募天下有上融文者，輒賞以金帛云。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仕魏爲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明

年，病卒於道。所著登樓賦，最著名。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仕魏，爲司空軍謀祭酒椽屬。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仕魏，官至門下督。曹操愛其才，軍國書

檄，多命之屬筆。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嘗受學於蔡邕。曹操辟爲司空軍門祭酒，管記室。一時書檄，多出瑀一人之手。

應瑒，字德連，汝南人，仕魏，爲丞相椽屬，轉平原庶子。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仕魏，爲丞相椽屬。以上七人，共稱爲建

安七子。（以上魏。）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高邁不羣，拜中散大夫，不就，彈琴詠詩

自足。後以譖被害，

阮籍。字嗣宗，瑀之子也。爲人曠達不羈，司馬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將，籍以世多故，不樂進取，日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痛哭窮途，人以爲狂。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好老莊之學。著有莊子註，行於世。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容貌醜陋，放情肆志。性嗜酒，有酒德頌。仕東晉，爲建威將軍。

王戎。字濬冲，瑯琊人。

阮咸。字仲容，阮籍之姪也。以上七人，稱爲竹林七賢。七人中，以叔夜，嗣宗，爲著。山濤惟以啓事著稱，王戎阮咸，則罕有篇章。

流傳矣。

陸機。字士衡，吳縣人，襲父職，爲牙門將。成都王穎攻長沙，機因從穎之嫌，遇害。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與機同遇害。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官中書侍郎，以劍閣銘著名。

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初官中書侍郎，以世亂，遂棄絕人事，以吟詠自娛。

張亢，張協之弟也。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才穎而美姿容，每出遊，道上婦人皆投之以果。官中書令。

潘尼，字正叔，潘岳從子也。官太常卿。

左思。字太冲，臨淮人。作三都賦，十年乃成，競相傳寫，洛陽之紙，爲之貴焉。

劉琨。字越石，魏昌人。永嘉初，都督并，幽，冀，三州事。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因王敦之反遇害。嘗注爾雅，山海經等書。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時爲丞相。以平賊有功，賜爵關內侯，後歸隱羅浮山中。著有抱朴子，神仙傳等書。

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超塵絕俗。嘗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性愛菊，嗜酒。論者謂爲有託而逃也。（以上晉。）

## 第六章 南北朝及隋

### 第十五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南朝承東晉之後，其文學愈崇尚詞彩，重形輕質，後世亦稱爲六朝文。六朝者。兼吳，與東晉，及南朝之宋，齊，梁，陳，而言也。北朝則略重實質，如北史文苑傳序云：「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是也。然王褒，庾信之輩，南士北渡，而風氣亦爲之大變矣。此時代變遷之大勢，可得而言焉：

(一)佛學之影響於文學也。佛學之輸入中國，雖始於東漢，而於晉以還，至南北朝時爲尤盛。文人如謝靈運，沈約，劉勰，徐陵，庾信之流，無不酷好釋典；梁代諸主，多皈依佛教；其思想之影響於

文學者，亦如老莊之於晉代。如沈約鐵梅文中有句云：「以空滅有，卽空成性，」等語，是其代表也。而梁武帝以帝王捨身於同泰寺，劉勰頗負文名，後亦出家爲僧，（名曰慧地。京師寺塔碑誌多出其手。）凡此皆以前未有之事也。

（二）文與筆之分稱也。自晉以下，將文筆分稱成二名詞，如稱某人長於文，或長於筆是也。劉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筆有文，」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然其稱亦至不一：有以文筆連稱者，（魏書溫子昇傳。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有以文筆對稱者，（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有以辭筆連稱者，（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有以筆單稱者。（梁書任昉傳。

防尤長載筆，才思無窮。）有以詩筆對稱者。（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按此等名詞，在中國文學上，本無的確之界說；其用之也，亦但沿習慣，絕無理由之可言。後人強爲解說，何者爲文，何者爲筆，終難得圓滿之定義。如曰無韻爲筆，有韻爲文，則上文既曰並工屬文，（此語出處見前。）下文又曰三筆六詩，似筆與詩並包於文之內，則此語爲不通矣。如曰記事之文爲筆，（如史記春秋筆則筆。論衡，以尙書爲孔子鴻筆是。）故唐人有筆與論對稱之語，（劉禹錫中山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然則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之語，（出處見前，）又不應文筆對稱矣。可見文筆二字，絕

無界說可尋，不過當時人任意用之如此耳。

(二)音韻之影響於文學也。音韻之學，本爲字學中之一部份也。(字學分三部份：一曰形，講字之形式者也。二曰聲，講字之發音者也。三曰義，講字之意義者也。)而不在文學範圍之內。古之詩歌，只有自然之音節，而無規定之音韻。且音韻之學，在漢以前，亦未之有也。自梵文發音之法，傳入中國，於是始有切音。漢末之孫炎，魏之李登，相繼研究，至齊之周顒，定平上去入四聲，作四聲切韻，而音韻之學，乃漸成立。然猶未嘗運用到文學上，及梁之沈約，作四聲譜，盛倡文學當講四聲之說；於是後之作詩歌者，乃檢韻譜以求諧，此文學變遷之一大關鍵也。(沈約所著之四聲譜，及周顒所著之四聲切韻，今皆失傳。其後有梁人王斌之四聲論，隋

人陸法言之切韻，亦皆失傳。再後有唐人孫愐重修之唐韻，宋人陳彭年重修之廣韻。廣韻至今尚存，爲韻書中之最古者也。此後作者甚多，難以枚舉，而今日最通行之韻書，名平水韻。或曰係宋人劉淵所撰，或曰係王文郁所撰。

(四) 文格之變遷也。文格之趨於卑靡，以此時代爲一大關鍵。自形之方面言，由疎散變而爲整齊，由渾成變而爲雕琢，雖非一朝一夕之故；而至此時代駢儷之文，乃完全成立；律絕之詩，漸開其端；又復雕句琢字，專以技巧爲工。自質之一方面言，以文學爲遊戲，其風氣亦啓於此時；如沈約之修竹彈甘蕉文，雖導源於周秦諸子之寓言，然究以遊戲爲主；此後變而爲韓愈之毛穎傳，則略無微意存乎其間；自唐而後，如稱簞之爲夏清侯，（李從謙夏清侯傳）稱

杜仲之爲杜處士，（蘇軾杜處士傳，）稱酒之爲清和先生，（秦觀清河先生傳，）稱紙之爲楮侍制，（閔文振楮侍制傳，）稱墨之爲翟道侯，（焦竑翟道侯傳，）稱蟬之爲扶柳侯，（侯方域扶柳侯傳，）一一爲之作傳，則又變而益下者也。）

此時代文學，可謂爲完全藝術的文學，殊無足取；惟范曄（南朝宋人。）之後漢書，後人取與史記前漢書三國志，並稱爲四史；鄒道元（北朝魏人。）之水經注，文筆剛健，不爲當時習氣所染。是二者雖非純然文學，然亦有足稱也。

#### 第十六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二）梁昭明太子蕭統，選屈原以下至徐悱詩文，成文選一書，舊日文學家認爲選本之祖。然在今日觀之，孔子刪詩，即操選政也，是

選文不自蕭統始。又後人摹仿漢賦及六朝文者，皆號爲選體云。

(二) 劉勰作文心雕龍，鍾嶸作詩品，任昉作文章緣起，(以上三人皆南朝梁人)爲後世文談詩話之祖。是在魏文帝典論論文，雖已早啓其端，然成爲專書，則自劉勰始矣。

(三) 譯佛經之文，意豐詞約，別成一體；又多譯音字，糝入其間；在今日言之，可謂爲印度化的漢文也，則佛學之影響於文學，除思想而外，(佛學思想影響於文學，前已言之)尚有兩點，爲吾人所當注意：一，譯經之文，別成一體。二，以梵文譯音雜入漢文者，(不僅指佛經而言，乃指一切文學而言。)如塔字，僧字，皆爲譯音，(塔者，廟也；僧者，修道士也。)爲唐以後詩人所常用者，在南北朝前尙無之；宋間稱僧猶稱道人，(支道林嘗自稱貧道。

見世說。則此等字之雜入漢文，當始於齊梁以後，及唐初矣。

(四) 此時有木蘭詩一首，敘木蘭從軍事，爲後世所傳誦，推敘事詩中佳作。惜不知作者姓氏耳。

(五) 徐陵選豔體詩爲一集，名曰玉臺新詠，亦爲後人所傳誦。是詩最足以代表當時之風氣。

(六) 當時名人，大抵皆工爲小簡；寥寥短語，精美異常。自是而後，尺牘乃成爲一體。

(七) 百濟者，東亞之古國也。(立國在今朝鮮，唐高宗時爲唐所滅。)  
(八) 南北朝時與中國通好，嘗遣使至建業求書。此時日本尙無文字，百濟與日本交通頻繁，中國文化，遂由百濟轉輸入日本。中國書籍，首流入日本者，爲論語及千字文。嗣後日本發使至中國，求百

工技藝及佛學者日衆。及隋，並遣留學生八人至中國留學。至唐，則留學者更盛矣。

第十七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家於上虞。襲康樂公，世又稱爲謝康樂。與族弟惠連等，以文章會賞。好爲山澤之遊，其詩寫山水獨工。後世亦以其詩與陶淵明並稱爲陶謝，然不及淵明遠矣。

顏延之，字延年，臨沂人。與靈運同時，故並稱爲謝顏云。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爲詩尙雕琢，長於樂府。官參軍。杜子美詩所謂「俊逸鮑參軍」者是也。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刪衆家後漢書而爲一家之作；自范書行，而諸家之書皆廢矣。（以上宋。）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爲宣城太守，故又稱謝宣城。爲詩別有深情妙理，在筆墨之外，李太白獨心折焉。王漁洋論詩絕句，謂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也。

王融。字元長，瑯琊人。喜作豔詞，以聲色勝。

孔稚圭。字德璋，山陰人。有北山移文，至今傳誦。（以上齊）

梁武帝。姓蕭，名衍，南蘭陵人，詩以風華勝。

簡文帝。名綱。喜作豔詩，江左化之，名爲宮體。

竟陵王。名蕭。齊武帝第二子也。禮士好藝，一時詞客多歸之，與王融，謝朓，任昉，沈約，陸倕，范雲，蕭琛，同爲梁武帝所敬禮，號爲竟陵八友。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與謝朓，王融等，創詩文富講四聲之說。

時號爲永明體。

江淹。字文通，考城人。

范雲。字彥龍。

任昉。字彥昇，博昌人。

庾肩吾。字慎之，新野人。

柳惔。字文暢，解人。

何遜。字仲言，東海鄆人。官水部，世稱何水部。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著文心雕龍。

鍾嶸，字仲偉，潁川人。著詩品。

吳均。字叔庠，故彰人，爲詩時號爲吳均體。（以上梁。）

陰鏗。字子堅，武威人。與何遜齊名。

徐陵。字孝穆，鄴人。

張見正。字見頤。清河東武城人。

江總。字總持，濟陽人。（以上陳。）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庾肩吾子。梁時使西魏，遂居北方，後仕於周。詩文與徐陵齊名，並稱爲南徐北庾。杜子美所稱爲「清新庾開府」者是也。

王褒。字子淵，瑯琊人。仕周。與漢之王褒，姓名字並相同。

袁翻。字景翔，陳郡人。

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

邢邵。字子才，文學沈約。

魏收。字伯起，鉅鹿人。文學任昉，世稱大邢，小魏，卽邢與收是也。（以上北朝）

楊素。字處道，華陰人。

薛道衡。字玄卿，汾陽人。隋雖統一天下，立國日短，文人之最著，首推此二人也。（以上隋。）

## 第七章 唐及五代

### 第十八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唐初猶未脫六朝積習，及李白，杜甫出而詩一變；韓愈起而文一變，論唐代之文學者，輒分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時期焉：

(一)初唐者，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開元之初，凡百餘年。

(二)盛唐者，自玄宗開元之初，至代宗大曆之初，凡五十餘年。

(三)中

唐者，自代宗大曆之初，至文宗太初九年，凡七十餘年，(四)晚唐者，自文宗開成之初，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是也。大抵初唐猶有六朝之風；盛唐，中唐，推爲極盛；晚唐則委靡不振矣。其間變遷之大勢，復述如下：

(一)唐初沿六朝之舊習也。唐書藝文傳序，謂有唐文章凡三變：蓋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爲一變；燕(張說)許(蘇頌)爲一變；韓(愈)柳(宗元)又一變也。羣書備考，申其說曰：「唐之文章，無慮三變：王楊始霸，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而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頓暢，而駢儻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觀此，則在韓愈以前，雖經兩變，終不能洗淨六朝之

餘習耳。王，楊，盧，駱，在初唐並稱爲四傑，其文章最足以代表當時之風氣。燕，許者。以張說封燕國，蘇頲封許國，時人並稱爲燕，許大手筆也。然燕許已在開元初矣。是初唐，盛唐之文，均不能盡脫江左餘風也。

(二)詩體之大備也。詩體至唐而大備；蓋四言之變爲騷；騷之變爲五言，七言；五言，七言一漸變而工整，於是爲律詩，絕詩；是自然之趨勢，而無可或阻者也。古詩之變爲律，絕，雖在南北朝已啓其端，至唐乃完全成立。律詩又謂之格詩，乃格律謹嚴之謂。絕詩又稱爲截詩，謂截取律詩之半首也。(前兩句相對者，爲截取律詩之後半首。後兩句相對者，爲截取律詩之前半首。通首不對者，爲截去律詩之中間四句也。)自有律，絕，以前之詩乃謂之古詩；然

律絕成立，而古詩終未廢也。不過體格之備，至此爲極耳。嗣後再變爲詞，三變爲曲，則脫離詩之範圍以去；故詩體至唐爲已備也，詩體以唐爲最備，詩人亦以唐爲最多；如初唐之沈，（佺期） 宋，（之問），盛唐中唐之李，（白） 杜，（甫） 王，（維） 孟，（浩然） 韋，（應物） 柳，（宗元） 高，（適） 岑，（參） 韓，（愈） 白；（居易） 晚唐之李，（商隱） 溫，（庭筠） 小杜，（杜牧） 等，皆在古今詩學史上，占一重要位置。其他小有名者，更指不勝屈也。

（三）李，杜之崛起也。初唐。王，楊，盧，駱，及沈，宋，之詩，依然是六朝之詩也；至陳子昂，張九齡，始一洗時習，實追魏，晉，蓋已爲詩界革命之先驅矣。嗣後李，杜繼起：一以絕世天資，一

以絕人學力，各樹一幟，遂千古而無與爲敵：李白天才飄逸，語多率然而成。如天馬行空，不受一切羈勒；杜詩取材極富，以鍛鍊出之，而歸之自然，包羅萬有，變化無窮。詩至李，杜，歎觀止矣。

(四)韓昌黎之復古也。初唐沿六朝之習，一時未能盡改。雖以李太白之賢，除詩歌外，其他文亦猶是也。直時大曆時韓愈起，始力矯頽風，以古文相號召；人稱爲文章起八代之衰。八代者，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是也。自是古文之名，遂與時文相對待矣。與韓愈相頡頏者，有柳宗元，後人並讀爲韓，柳。韓之弟子：有李翱，皇甫湜，張籍諸人，皆以文名於時。又孫樵嘗自稱「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即皇甫湜」得之於韓吏部退之，一是孫樵乃退之三傳弟子也。可見退

之提倡古文，常時慕而效之者之衆矣。

(五)晚唐之萎靡不振也。詩自元稹，(稹)白，(居易)而後，漸尙清淺，而力復不足，如皮日休，陸龜蒙，之徒是也。又有一派，專以香豔相尙，如溫庭筠，李商隱，韓偓之徒是也。(雖略有寄託，然纖巧已極，無足觀也。)文自韓，柳以後，亦無可觀。退之弟子，皆不克紹述其師。於是晚唐文學，乃萎靡而不可復振矣。

此外則杜佑之撰通志，爲典志之巨著；劉知幾之撰史通。爲評史之持筆。雖不在文學範圍之內，然爲此時代有名著述，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

唐之後爲五代，忽忽短時期間，此興彼滅，變更紛紜。政治之混亂如此，故文學略無可述。所有作者，大半皆唐末人耳。惟詩之變爲

詞，在中，晚唐開其端，至五代爲更盛矣。

第十九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一)唐朝以詩賦試士，故有命題爲詩爲賦者，爲後世一切應制文字之濫觴也。

(二)陸宣公(贄)之奏議，以四六陳說時事，曲而能達，別成一種體裁，爲他人所不能爲。

(三)在唐人詩詞不分，詞調名亦甚少，不過小令而已。至五代及宋，詞乃脫離詩之範圍，詞調亦日愈增多矣。

(四)唐朝小說亦盛行，然大抵以詞藻相尙。如唐代叢書中之柳毅傳，虬髯客傳，南柯記等，是其例也。後世聊齋誌異，卽祖述此派。

(五)太宗頗好文學，置弘文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相與討論典

籍，雜以歌詠；十八人者：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號爲十八學士，十八人或以功業顯於當世，或以學術見重，不必盡屬文人也。

(六)此時百濟，(見前)新羅，(東亞古國，)皆遣學生至唐求學。日本亦置遣唐使，派學生至唐留學，比南北朝爲更盛，如粟田真人，吉備眞備等。爲日本留學生中最著者也。自是以後，日本一切制度文物，悉效法於中國；今日日本之假名字母，卽此等留學生歸國後之所造也。

(七)唐朝詩體既備，詩派亦多：李，杜，王，孟，高，岑，韋，柳，而外，如元，(微之)白，(居易)郊，(孟郊)島，(賈島)

李賀等，皆能充分表現其個性，而不失爲自成一家。前人嘗稱爲元粗，白俗；又稱郊寒，島瘦；又稱太白仙才，長吉鬼才；蓋詩如其人，處處能表現其性情境遇，正詩人所應爾也。郊寒，島瘦；長吉鬼才，確如所言。惟譏白氏爲俗，則爲失當，是古今人觀念之不同也。（白氏詩之好處，下文別言之。）

（八）白居易之爲詩，措辭淺而寓意深，獨得風人之旨。白氏嘗作書與元九，（卽元微之）自述所志；於陶，謝，李，杜，多所不足。今節其書於此，可以知其詩之價值。其詩集中秦中吟，新樂府等篇，尤爲今人所盛稱也。與元九書略云：「及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致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剋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

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寔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談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離花先萎露，別棄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串古今，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變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氏又自分其詩爲四部：曰諷諭詩，曰閒適詩，曰感傷詩，曰雜律詩。與元九書曰：「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思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鶴，勃然突然，陳力

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又曰：「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

#### 第二十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魏徵。字玄成，下曲陽人。有述懷詩，頗著名。

褚遂良。字登善，浙江錢塘人。

王績。字無功，龍門人。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早歲而死。所著滕王閣序最有名。

楊炯。華陰人。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以悲憤投潁川死。

駱賓王。義烏人。嘗作檄討武后，事不成，遁至抗州靈隱寺爲僧，

以上王，楊，盧，駱，並稱爲初唐四傑。

陳子昂。字伯玉，梓川射洪人。有感遇詩數十首，爲詩學改革之先

驅。

沈佺期。字雲卿。內黃人，

宋之間。字延清，汾州人。有才無行。詩亦拘拘於字句聲律，無足

嬰也。與沈佺期，並稱爲沈，宋。

張說。字道濟，又字說之，洛陽人。封燕國公，與蘇頲齊名，並稱爲燕許大手筆。

蘇頲。字廷碩，武功人。封許國公。

賀知章。字季真，永興人。李白初至京，爲知章所賞識。

張若虛。揚州人。

杜審言。杜陵人，爲杜甫之祖。（以上初唐。）

李白。字太白，隴西人。賀知章嘗稱爲子謫仙人也，故後人又稱李謫仙。爲詩如天馬行空，不受一切拘勒，千古無兩。

李甫。字子美，杜陵人。天寶亂後，統離渤海。其爲詩多指陳時事，後人稱爲詩史；又其詩包羅衆有，集其大成，故又稱爲詩聖。論

唐之詩人者，李，杜，首屈一指也。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晚年隱居朝川。爲詩學淵明，以自然爲宗。

。

孟浩然。襄陽人。爲詩亦宗淵明，善言隱居之樂。與王維，並稱爲王，孟，又與王維，韋應物，柳宗元，並稱爲王，孟，韋，柳。惟韋柳較王孟爲稍後耳。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唐詩之盛，乃陳子昂，張九齡，李白，三人之力也。

王昌齡。字少伯，江甯人。善爲絕句，堪與李白相匹。稱爲詩天子。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

岑參。南陽人。爲嘉州太守，後人稱爲岑嘉州。王，孟，高，岑，又並稱爲四唐人。

李頎。東川人。

常建。

王灣。洛陽人。

崔灑。汴州人。

綦母潛。字季通，荆南人。

王之渙。并州人。

賈至。字幼隣，洛陽人。

丘爲。嘉興人。自李頎以下，皆盛唐著名詩人，（以上盛唐。）  
儲光羲。丹陽人。爲詩宗陶淵明。

韋應物。長安京兆人。爲蘇州刺史，人稱韋蘇州。爲詩宗淵明。

劉長卿。字文房，河南人。爲五言詩尤妙，權德輿稱爲五言長城。

盧綸。字允言，河間蒲人。唐書文藝傳，稱盧綸與吉中孚，韓翃，

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號爲

大曆十才子。大曆十才子之說，亦傳聞不一。今本唐書藝文傳說

。

吉中孚。鄱陽人。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以「春城無處不飛花」句著名。

錢起。字仲文，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

司空曙。字文初，廣平人。

苗發。潞州人。

崔桐。博陵人。

李端。字正己，趙郡人。

夏侯審。

耿漳。字洪源，河東人。

郎士元。字君胃，中山人。

顧况。字通翁，浙江海鹽人。

張繼。字懿孫，襄州人。以楓橋夜泊一詩得名。

韋叔倫。字幼功，金壇人。以上皆以能詩著名。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先世居昌黎，故後人又稱爲韓昌黎。爲文

力矯自東漢以還至南北朝纖麗之敝，人稱爲文章起八代之衰。

白居易。字樂夫，太原人。晚居香山，號香山居士。爲詩善于諷諭

，一以淺語出之，老嫗能解。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于吳。嘗爲柳州刺史，世稱爲柳柳州。爲文與諱愈齊名，並稱爲韓、柳。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爲詩極寒澀窮僻。

賈島。字闋仙，范陽人。初曾爲僧。爲詩亦極幽僻。後人稱爲郊寒，島瘦，二人均與韓愈爲友。

李賀。字長吉。係唐宗室。其詩尙奇詭，世稱爲鬼才。

盧仝。濟源人。自號玉川子。爲詩亦極怪詭。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爲韓愈弟子。以詩名。

姚合。陝州硤石人。爲詩與張籍齊名。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嘗作宮詞百首，以此得名。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爲詩尙坦易，與白居易爲友，時稱元，白。又號其詩爲元和體。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與元，白，相唱和，首創作竹枝詞。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

皇甫謐。字持正，睦州新安人。

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

孫樵。字可之。以上四人，皆韓愈弟子，而以能文名。（以上中唐）。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其詩以柔靡綺麗，以堆砌典故爲工。以下皆以能詩著名。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長於修辭，樂府尤工。與李商

隱齊名，並稱爲溫，李。

段成式。字柯古，臨淄人。

杜牧。字牧之，冀年人。其詩與晚唐綺靡之風略異，惟力量稍薄弱耳。

張祐。字承吉，交河人。

趙嘏。字承祐，山陽人。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

陵龜蒙。字魯望，蘇州人。

許渾。字用晦，丹陽人。

鄭谷。字守愚，袁州人。

羅隱。本名橫，字昭諫，餘杭人。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嘗著詩品，至今爲學詩者所傳誦。

杜荀鶴。字彥之，池州人。

韋莊。字端已，杜陵人。

韓偓。字致堯，萬年人。嘗著香奩集，甚著名。後人亦稱爲韓冬郎。

。（以上晚唐。）

孫光憲。

毛文錫。以上皆五代時蜀之著名詞家。

南唐後主，姓李，名煜。善爲詞。

憑延巳。字正中，廣陵人。南唐之著名詞家。（以上五代。）

## 第八章 宋

### 第二十一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五代干戈擾攘，文學凋零已甚；除詞而外，幾無足稱。至宋則天下治安，文學復盛。且宋之文學，所異於唐者，唐則僅以詩歌稱盛，除退之外，文學與其他學術，無甚關係；宋則文學隨理學而生變化，南宋更有功利一派，亦根據學問，發爲文辭，而非空文可比，此外語錄，平話，紛然雜出。此宋之文學，所以比唐爲有足觀矣。今分述之如下：

(一)歐陽修之復古也。宋初文學，猶襲晚唐五代之習。楊億，劉筠輩，以聲韻相尚，號爲西崑體，風靡一時。此後柳開，梁周翰，高錫，范杲，雖欲矯時習，而力有未逮，然體已稍稍變矣。又後則梅堯臣，石延年之詩，蘇舜卿之文，亦皆可觀。直至歐陽修出，始卓然成一代大家；永叔自述所學，謂其古文實淵源於蘇子美；（卽舜

卿。永叔又嘗與聖俞，（卽堯臣）曼卿，（卽延年）往還，則可見永叔文學之所自來矣。自永叔後，有王，（安石）曾，（鞏）三蘇，（洵，軾，轍）之繼起；派別雖各不同，然曾氏出於永叔門下，安石亦爲歐公所推挽，三蘇乃歐公所識拔者也。可知有宋一代文學之盛，歐陽公提倡之力爲多矣。

（二）理學之影響於文學也。理學之名，古無有也。自宋中葉，周公敦頤，作太極圖說，及通書，合儒，佛，三家之說而融化之。同時又有張載，作西銘。程顥，程頤，受業周氏，表章大學，中庸。南渡以後，復有朱熹，得二程之傳，嘗註學，庸，及論語，孟子。自周敦頤以至朱子，學派略有不同，而總稱爲理學。析言之曰濂，朱，關，閩。濂爲敦頤，洛爲二程，關爲張，載，閩爲朱子，蓋各以

其地而名之也。與朱子同時，復有江西陸九淵，（象山）與朱子嘗相辯論，而自成一學派。以上所述，乃理學之大要，初非文學；惟其思想影響于文學者甚大，大抵別成一種明白淺鮮，以淺言達深理之文。至如周敦頤通書，則謂文以載道，幾認不載道者之非文矣。又如邵雍之擊壤集，以及諸家語錄，以白話代文言，則尤爲變格矣。

（三）永嘉永康之演爲功利派也。當時有出于理學，而於理學外自闢蹊徑，不拘拘於心性之間者，爲永嘉永康兩派。其學在博考古今成敗得失，諳習掌故，以濟世變；發爲文章，遂成爲功利派矣。永嘉以陳傅良，及葉適爲巨擘，永康以陳亮爲巨擘。陳傅良嘗受學於薛季宣，季宣之學，出于程子之門。人哀憐；而陳傅良文嘗與張栻，

呂祖謙相友善；陳亮亦嘗從呂祖謙游，故其學實導源理學，惟去空言而務實利，則與理學分道馳驅耳。蓋陳傅良瑞安人，棄適永嘉人，陳亮永康人，故有永嘉，永康之號。

(四)詩派之變遷也。唐以前詩體未大備，故屢有變遷；及唐以還，以至清末，在體例上無大變遷，所變者不過多出許多游戲體，及應制體耳。而詩派之變遷，則有可言焉：宋初之詩家，以梅堯臣，蘇舜卿爲最著，自後則爲歐陽修。梅堯臣之詩，以枯澀簡老擅場，蘇舜卿已甚流麗。然堯臣實欲矯當時西崑之積習耳。歐陽公嘗從梅，蘇，兩人游，其爲詩重在神韻，亦如其文焉。而歐陽修之前，有所謂九僧者，亦頗負詩名，歐陽公詩話所謂「欲求其詩而未得」者是也。歐陽修以後，蘇軾崛起，從太白淵明入手，而參以禪理，卓然

自成一家。東坡之後，則有蘇門四君子：曰王庭堅，曰張耒，也晁補之，曰秦觀。四人之中，以王庭堅爲能自成一派，大抵以瘦硬見長。庭堅雖出于蘇氏之門，而絕不似蘇也。後世亦取與東坡並稱曰蘇黃。黃氏之後，效之者甚衆，陳師道其最著者也。其後呂本中，作江西詩派圖，列舉陳師道以下二十五人，謂其源皆出于山谷，（黃庭堅）於是江西詩派之名遂大著。當時又有陸游，生當南宋之世，家國興亡之感，間一寓之於詩，更參以淺語常談，漸漸與語言接近，亦自成一派，繼其後者，有揚萬里。與陸游並稱者有范成大，皆有可觀。至于四靈，則詩力薄弱，無足道矣。（四靈者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也。）惟其間有嚴羽，能獨矯時習；又南宋遺民，如謝翱等，則激昂慷慨，不似四靈之薄弱耳。

(五)詞派之變遷也。詞始于唐而盛于宋，曲始于宋而盛于元。後之論者，則稱爲唐詩，宋詞，元曲云云。可見其各爲一代之特色矣。詞以體言，則在唐末五代，小令爲多，至宋長調乃盛行。詞以派言，晚唐五代，以清切婉麗爲宗；至宋初柳永，而一變而爲悲壯；至蘇軾，再變而爲粗豪。而柳永音律精妙，尤爲詞家正宗，此北宋之兩大變也。而周邦彥尤精通音律，善自度曲，長篇大幅，獨擅一時。其他宴殊，宴幾道，歐陽修，秦觀，李清照，亦皆以詞名，而於五代爲近，南宋宗東坡之者一派，爲辛棄疾，劉過；宗清眞（卽周邦彥）之一派者，爲姜夔，吳文英；而後一派爲更盛，如史祖達，高觀國，張炎，皆是也。而諸家中，以姜夔尤精於音律，善自製新腔。

(六)平話之創體也。平話者。卽今日之演義小說也。其體始于宋仁宗時。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此卽平話也。據四庫提要雜史類附注，謂「永樂大典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而口說之。」云云。惟永樂大典所收，今皆不傳，故無可考。今僅存宣和遺事一種，其體例卽今之演義小說，又宋劉斧所著青瑣高議，每則以七字爲目，則亦今日章回小說之回目矣。此體宋以後，作者日多；以元清爲尤著。如世所傳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是也。

(七)語錄之創體也。語錄爲通俗之文字，卽亦今人所謂白話也。宋朝儒家，釋家，往往有語錄；大抵紀師弟言理問答之語，而以白話

出之，謂之語錄；如宋藝文志所載，程頤有語錄二卷，謝良佐有語錄一卷，朱熹有語錄四十三卷之類，是儒家之語錄也；又載僧慧忠語錄一卷，神清語錄一卷，重顯語錄八卷，是禪家之語錄也；實則語錄之名，亦不始於此，初倪思有重明節館伴語錄一卷，蓋紹興二年，金遣使來賀重脩節，思爲伴館，紀一時問答之語，而成是書，故以爲名。儒家，禪家，乃沿用之而名反著耳，在當時可謂於古文外別創一體，

此外則戲曲亦漸趨於完備，不過至元而始盛，當于下章述之。此外史家名著，則司馬光之通鑑，鄭樵之通志，袁樞之紀事本末，有足稱也，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編年史也。通志通史也。紀事本末，以一事爲一編，各詳其起訖，在當時爲創體，後世仿而爲之者

，共有數家。于是紀事本末之體，乃與編年，傳記，並立爲三矣。  
（袁著通鑑紀事本末，後人續爲之者，有宋史，元史，明史，左傳  
等種。）

第二十二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一）宋朝野史甚多，自司馬光涑水紀聞以下，作者不可勝記；此種著作，前人多稱爲筆記，或稱爲小說，實則所紀多一時瑣碎事實，間有可以補正史所未備者，不如名之爲野史也。是本不始於宋人，惟晉唐人所作，多重在文彩，與宋人所作，重在事實者，不相同耳。

（二）宋朝詩話亦甚多。評論詩文之作，獨立成書者，當以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爲最早，然未盛也；至宋詩話乃盛行，自歐陽修六

一詩話而下，作者亦不可勝記，惟精當者則不多見耳。

(三)宋朝四六文，亦成爲一體，洪邁容齋隨筆云：「四六駢儷，于文章家爲最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云云，則可見當時之盛矣，當時歐陽修以下，蘇東坡，王介甫，(安石)皆善爲之，南宋以後，汪藻，洪邁，周必大等，尤以善爲四六文著稱；自是而後，以至前清，作者愈盛，通稱爲駢文云，

(四)王安石創經義，以經文命題，以試士子，後又兼以四子書中語命題，遂遞演而爲明清兩代之八股文。

(五)元至元二十四年，宋之遺老，結月泉吟社于東南；出題賦詩，限期交卷，評隲甲乙，案次給獎；入社者共二千七百餘人，頗極一

時之盛，是爲後世詩社文社之始。

(六)紹興中，蘇州景德寺僧法雲，著翻譯名義集七卷，是書蓋中梵辭典也。是爲今日外國字典之祖。

### 第二十三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所爲詩，時人稱爲西崑體。

劉筠。作詩效楊大年。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少慕韓愈之爲人，嘗改名爲肩愈云。同時有梁周翰，高錫，范杲，均好古文。

蘇舜卿。字子美，梓州桐山人。晚寓吳中。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與歐陽修善。以能詩名。後人種爲梅宛陵。

石延年。字曼卿。與歐陽修交游。

司馬光。字君實。嘗著通鑑，亦善文學。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詩文皆極力

改革，晚唐五代委瑣之習。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山人，二十七，始發奮爲學，以能文著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洵之子也。詩文皆能自成一家。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軾之弟也。以上三人，共稱爲三蘇。自歐

陽修至蘇轍，共六人，更益以韓愈，柳宗元，稱爲唐宋八大家。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晚居廬山蓮花峯下。創理學一派。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晚居橫渠。故世稱爲張橫渠。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世稱明道先生。

程頤。字正叔。顥之弟也。世稱伊川先生。亦與顥並稱二程子。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後居福建。卒諡曰文，學者稱爲

朱文公，又稱朱子。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江西人。自濂溪以下，皆理學家，不專

以文學名者也。

呂祖謙。字伯恭，壽州人。學者稱爲東萊先生。亦理學家也。

陳傅良。字君舉，號止齋。瑞安人。

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人。以上爲永嘉學派之學者。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以上爲永康學派之學者。

王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因謫居涪州，又號涪翁。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

秦觀。字少游，高郵人。以上四人，出東坡門下，號蘇門四君子。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號后山，彭城人。作詩宗黃山谷。

呂本中。字居仁，河南人，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奉山谷爲宗。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人。王庭堅以下，皆著名詩人。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

徐照。字靈暉。

徐璣。字靈淵。

翁卷。字靈舒。

趙師秀。字靈秀。以上四人，號爲四靈。

嚴羽。號滄浪。作滄浪詩話，在宋人詩話中，推爲佳作。

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

宴殊。字同叔，臨川人。

宴幾道。字叔原，殊子。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李格非之女。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

劉過。字改之。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鄞人。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

史祖達。字邦卿，汴人。

高觀國。字賓王，山陰人。

張炎。字叔夏。號樂笑翁，臨安人。

周密。字公瑾，濟南人。僑居吳興。以上皆詞家。

朱淑真。號幽棲居士，海甯人。宋朝女子之能詞者，李易安朱淑真齊名。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

洪邁。字景盧，鄱陽人。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以上皆善爲四六文者。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

眞德秀。字景元，蒲城人。學者稱西山先生。

謝翱。字臯羽，宋遺民。

眞山民。宋隱士。

文天祥。字履善，號文山，吉州人。宋亡殉國。著正氣歌，爲後人傳誦。

## 第九章 遼金元

第二十四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遼初稱契丹，金稱女直，亦作女眞。元則蒙古也。三民族皆起于塞

北，以兵力蹂躪漢土，而其文字則與漢族同化。其間以遼爲早，宋之初葉，卽已苦遼爲患。繼乃接以金人之患，甚至遺棄中原，偏安錢塘。遼滅于金，而金滅于元，元則滅南宋，而統一中原。遼立國二百餘年，其興在宋創業前四十餘年。金立國一百餘年，滅于南宋滅亡前四十餘年。元入主中原，八十八年，而爲明太祖所滅。三族之中，遼、金、應別論，而元又當別論，蓋元曾代宋而統一中原，亦猶明亡後之有清也。在歷史上獨立成爲一代，故其可述者亦較多也。今分述之下：

(一)遼、金、之因漢字而製字也，遼本無文字，遼太祖阿保機，因漢人之教，始因漢字之隸書，以製字數千，曰契丹字，是源出於漢字而實非漢字也。金亦無文字，其初沿用契丹字，金太祖阿骨打，

始命完顏希尹製本國字。希尹乃取漢文楷書，契丹字，融合本國語，製成一種女直字，曰女直大字，其後熙宗復製字，曰女直小字，是亦源出于漢字，而實非漢字也。故在當時，史記，漢書，皆有女直文之譯本云，

(二) 遼，金人之能通漢族文學也。遼，金，皆起於漢北，本無文化之可言。故與漢族接觸以後，一切政教風俗，均羨慕漢族，而遂與之同化焉。遼，金，雖自製文字，而學者仍讀漢文。其工於漢族文學者，於金則有蕭韓家奴，（又作蕭罕嘉怒）肅姿忠，蕭孝穆，蕭柳，耶律良，耶律孟簡，耶律庶成諸人。於金則有完顏勗，完顏璘，諸人。皆有著作，惟其書不傳，今無考從見

耳。

(三)漢人仕於金者之提倡漢文學也。金之南侵，幾得中國之半；故北部之漢人，悉改爲金民矣。故當時有初仕於宋，復仕於金者；有爲宋出使，北行至金，留而不返者。而其中能文學者，極力提倡風雅。如趙東文，張行簡，王若虛，宇文虛中，元好問，其尤著者也。當時元好問編中州集十卷，（詩集）附中州樂府一卷；嗣後清朝康熙時，又有全金詩之輯。兩書之作者，大半皆宋人仕金者。而金之文學，亦匯萃於此矣。

(四)元代文學之盛也。蓋元曾統一國中，故爲時雖暫，而其時能文之士，比金爲多。其間以虞集爲一朝領袖，蓋集以宋人理學爲宗，發而爲文章也。此外則楊載，范梈，揭傒斯，馬祖常，歐歐立，黃潛，柳貫，袁桷，姚燧，皆以能文著稱。元好問本女直故臣，而至

元尙存；趙孟頫乃趙宋宗室，而仕於元庭；亦皆以能文著稱於時。虞集之詩，與楊載，范梈，揭傒斯，並稱爲四大家。集又與黃潛，柳貫，揭傒斯，並稱爲儒林四傑。在集等之後者，有薩天錫，以能詩著稱，至晚元則有楊維禎，善爲樂府，爲元代文學之殿，而爲明初人之所宗焉。

(二) 胡語之雜入漢文也。當時蒙古文字，雖與漢族同化，然亦有以胡語雜漢文之處。在當時甚爲通行，至今日讀之，則有莫名其妙者。周憲王元宮詞云：「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紅妝小妓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刺吉。」按阿刺吉，蒙古語燒酒也。見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又張光弼塞上謠云：「妖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刺刺。阿刺刺，不知何解

。又西廂中之「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顛不刺的，當亦是蒙古語，不知作何解矣。如此之類，在元朝文字中，數見不鮮。又官中文告，多用白話；歷時既久，亦有不能盡解者。

(六)戲曲及演義小說之盛也。中國戲曲之爲物，本極複雜。是蓋合史事，文學，音樂，跳舞而爲一者也。吾在此書之第一章，既言之矣。若言其發端，則爲上古時巫者媚神之事，直至今日，鄉村演戲，猶必託以酬神，仍沿其舊也。惟是時之戲，不過是其萌芽，歷周，秦，漢，唐，以後，經過許多變遷，至於元代，而完全之戲曲乃出現矣。戲曲之內容，既極複雜，今可剖析而言之：漢，唐，以來，歌爲一事，舞又爲一事。有歌而不舞者，有舞而不歌者。自純然之歌，變而爲紀事之歌；自純然之舞，變而爲表演事實之舞。由紀

事之歌，及表演事實之舞，聯合而成戲曲。而又佐之以音樂，助之以化裝，而戲曲乃成爲極複雜之物矣。至言其發生之由來，則由媚神，變而爲宮庭之供奉；由宮庭之供奉，乃漸及于民間焉。其遞變之跡，由來甚遠，而抵至元代爲完全成立。戲曲之名目，有謂之雜劇者，有謂之院本者，有謂之傳奇者。考雜劇之名，始於宋時；院本之名，始於金時；而傳奇之名，則始於唐時。元之戲曲，大抵皆沿用前人之名目而已，其實質則有許多不相同處；而名稱雜出，亦不能劃一甚清之界限。大抵可謂元之戲曲，集前代之大成，自成一體裁而已。至元末則又分爲南北二派：曰南曲，北曲。北曲者，自元初以來通行之戲曲也，以金末董解元之西廂記爲始。南曲者，元末有永嘉人高明，以北曲不便於南人，乃創作琵琶記，是爲南曲之

始。此元代戲曲之大略也。北曲作者以王實甫，關漢卿，馬致遠，喬吉，（又作喬吉甫）白樸，鄭光祖，爲著名。後人又以關，馬，鄭，白，並稱。南曲作者，以高明，施惠，爲著名。

演義小說始於宋而漸盛於元。今所傳之水滸，爲元人施耐菴作。三國演義，或曰羅中作，或曰不知何人作。羅貫中或曰元人，或曰明人，無從考也。西遊記，或亦謂元代邱真人處機作，或又謂明嘉靖時吳承恩作，皆不可考。

彈詞亦爲小說之一體，始於元末楊維禎之四游記。（仙遊，夢遊，俠遊，冥遊，）今日流傳之彈詞，以明人楊慎二十一史彈詞爲最古。清人作者，則甚多矣。

此外非屬於文學之著述。有馬端臨之文獻通考，與通典，通志，並

稱爲三通，亦巨著也。

### 第二十五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一)意大利人馬哥波羅，初至中國，仕於元廷；後著遊記，盛稱中國文化之盛，而爲歐洲人所翫羨。是爲歐洲人著書記中國事之始。其書歐洲各國，多有譯本，流傳甚廣。吾國邇來亦有譯本，名曰馬哥波羅遊記。

(二)元曲選一書，所收元曲百種，可謂元曲總匯。其百種中約有三十餘種，已被西人譯爲西文。最初之翻譯中國戲曲者，爲法人赫爾特，Dr. Halde 其時爲西歷一千六百十二年，則可見中國文學流入歐洲之早矣。

### 第二十六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蕭韓家奴。契丹人。著有六義集。

蕭姿忠。契丹人。著有西亭集。

蕭孝穆。契丹人。著有寶老集。

蕭柳。契丹人。著有歲寒集。

耶律良。契丹人。著有慶會集。

耶律孟堅。契丹人。著作甚多。按蕭氏，耶律氏，皆契丹之貴族也。

。（以上遼。）

完顏勗。女直人。

完顏瑋。女直人。按完顏氏，爲女直之貴族也。

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滏陽人。

張行簡。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以出使留金。

王若虛。字從之，棗城人。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人。著述甚多。（以上金），

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蜀郡人。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湖州人，宋宗室也。仕於元。能文學，

尤工書畫。

楊載。字仲宏。

范梈。字德機，臨江人。

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善爲文，與修遼金二史。

馬祖常。字伯庸，光州人。

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自號圭齋。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

姚燧。字端甫，洛陽人。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與潛貫齊名。

薩天錫。名都拉，（又作都刺）蒙古人。著有雁門集。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能詩善畫，畫尤著名。

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厓，會稽人。

關漢卿。漢卿不知其爲名爲字，號已齋叟，大都人。西廂記本爲金末董解元所撰，王實甫，關漢卿，爲之添補，卽今日所傳之西廂記也。

白樸。字太素，一字仁甫，號蘭谷，隴州人，後居真定，又爲真定人焉。

王實甫。大都人。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

喬吉。(一作吉甫)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美容儀，工詞章。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關漢卿以下，皆曲北名家。

高明。字則仁，溫州瑞安人，一云永嘉平陽人。

施惠。一云沈姓，字君美，杭州人。以上二人，爲南曲名家。

施耐菴。著水滸，其人之平生無可考。

羅貫中。名本，廬陵人，或曰武林人，相傳三國演義卽其所作也。

以上二人，爲小說家。（以上元

## 第十章 明

### 第二十七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元末文學，頗流於纖穠縹麗，明興，劉基，高啓輩：起而振之，風氣一變。厥後作者甚多，而以王守仁，歸有光，爲能卓然成家。幾復兩社之提倡氣節，亦甚可貴，其他復古派，不足言矣。分述之如左：

(一)劉基，高啓，變元季之頹風也。明初文家推劉基，宋濂，王禕；詩家推高啓，袁凱，皆能雄厚高古，一掃元季委靡之習。蓋劉，宋，等學有根源，高啓天才超邁，不沾沾得之於文字間也。

(二)李夢陽，何景明之，倡言復古也。蓋自永宣而後，氣體漸趨薄

弱；至弘正間，李東陽出，始稍稍振之；而李夢陽，何景明等七人，稱爲七子，更倡言復古，談及必秦，漢，談詩必盛唐，其他則一切吐棄。後有王慎中，唐順之，別創宗派，以矯李，何之弊；而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又奉李何爲宗，一以復古爲務。此種復古，舍摹倣外，絕無他技，殊無價值之可言也。

(四) 歸有光之崛起也，歸有光比慎中等爲後，其爲文得力於史記，及歐陽公，而能自生變化，善於摹寫家庭瑣屑事，語語逼真。前人有病其鄙俚者，有評其似小說者，在今日視之，可謂爲寫實主義；其鄙俚處，其似小說處，正其佳處。歸氏可推爲有明文家之冠矣。

(三) 王陽明之哲學之影響於文學也，王陽明創知行合一，良知良能之說，爲哲學界開一新領域，陽明少嘗致力於文學，後乃悔而棄之。

，當曰學如韓，柳，不過文人；辭如李，杜，不過詩人；惟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乃人間第一等德業也。然陽明詩文特雄健而有光彩，卓然自成一家；陽明弟子甚衆，其文派之影響於當時者，亦甚廣也，

(五)公安，竟陵，之繼起也。前後七子之復古派，風靡一時，徐文長，王百穀等，雖欲矯之而力有未逮；及萬歷時袁宏道兄弟出，始以公安體代七子派。初，公安人袁宗道，論詩文力排王，(眞世)李(攀龍)之說；於唐則取白居易，於宋則取蘇軾，名其齋曰蘇白。宗道之弟宏道，中道，更以清新俊逸爲主，力詆王，李，爲假古董。一時學者多舍王李而從袁氏，號爲公安體。公安之末流，則趨於空疎浮泛，不能自持，復有竟陵體起而代之。竟陵體者，竟陵人鍾

惺，譚元春，以孤僻幽勝，而矯公安之流弊，時人自爲竟陵體也。

(六)詞曲小說之繼盛也。詞曲，小說，至元而可謂發達已至極點，明代作者，雖概不能超出元人之上，然亦有可述也。明之能詞者：有楊慎，王世貞，張綖，王好問，卓發，陳子龍等，能戲曲者：有徐謂，湯顯祖，及明末之阮大鍼。湯之牡丹亭，阮之春燈謎，燕子箋，至今猶膾炙人口。而李日華，又改北曲西廂爲南曲，亦頗爲人稱道。演義小說，有列國志，不著撰者姓氏，人多指爲明人作；封神傳，爲王世貞作，最爲著名；其他如玉嬌梨，開闢演義，英烈傳等，指不勝屈也，彈詞小說，有楊慎之二十一史彈詞。

(七)幾，復兩社之提倡氣節也。明自東林黨而後，士人結社講學之風甚盛，而大概以氣節相厲，不沾沾於空言也。嗣後有艾南英所倡

之豫章社，張溥所倡之復社，夏允彝，陳子龍，所倡之幾社，皆以文章氣節相號召；幾，復兩社，聲氣益廣。時值明之末季，天下多故；幾，復槍懷世變，慷慨激昂，其孤憤之氣，一一發之於文字；及至明亡，士人之殉國，起義，或逃而僧者，不可勝數，未嘗非此等文學有以養之也，

### 第二十八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一)崇禎初，意大利人利瑪竇，以傳教至中國；與上海人徐光啓，共譯天文算學書多種，其幾何原本一書，至今猶流傳，是爲中國文字，翻譯歐洲書籍之始。明人又譯西洋論理學一書，名曰辯學，惟不知與徐光啓孰先孰後。光啓曾爲左侍郎，故引利瑪竇仕于明廷，修正曆法；同時引進之西人，有湯若望，羅雅各，韋華氏，鄧玉函

諸人。

(二)漢族文學家之對於外族之武力侵略者，多抱不平之感；如南宋陸放翁之於金人，宋末文天祥，鄧牧，鄭所南，謝翱之於蒙古，爲尤著也。明末文人之於滿洲，則比宋人爲尤甚；其所著詩文，在清康熙，乾隆兩朝，迭次禁毀；及清末排滿之說既起，人多利用此等文字，爲革命之鼓吹，收效頗大；蓋作者之精神，直至三百年後，而不泯滅也。

(三)唐順之論文，於唐宋兩朝，舍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之外無所取。茅坤又心折順之，論文極相契合；坤所選八家文鈔盛行於世，直至今日，談文學者，無不知唐宋八家，亦無不知茅鹿門。鹿門，卽茅坤之號也。

## 第二十九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輔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學無不窺，爲詩尤力矯時習，超然高古。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官至翰林學士。學有根源，劉基論當世文章，以濂爲第一。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嘗與宋濂同受學於黃潛，太祖嘗語宋濂：浙東才人，惟卿與王禕云云。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元末避亂，移居松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仕明，官翰林院國史編修，後坐罪被誅。爲詩天才如李太白，與楊基，張羽，徐賁，並稱四傑，然其他三家不及啓也，楊基。字孟載，嘉州人。爲詩未能脫元季纖穠之習。

張羽。字來義，後改字附鳳，本潯陽人。移居吳中。

徐賁。字幼文，本蜀人，移居吳中。徐賁與高啓，及王行，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同居北郭，號北郭十友。

袁凱。字景文，華亭人。工詩，嘗背戴烏巾，倒騎黑牛，游行九峯間。又以白燕一詩，爲楊維禎所賞，人呼爲袁白燕云。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甯海侯城人。明初殉燕王之難。孝孺爲宋濂門人，初非以文學名，然其文學芒萬丈，非他人所能及也。

楊士奇。名寓，太和人。永樂初，官至大學士，秉國政四十餘年，與楊榮，楊溥，皆以能文見稱，有三楊之號。蓋是時天下無事，故文學亦日趨於平易；三楊之文，醇粹平正，足以代表一時之政教風

俗也。

楊榮，字勉仁。官至大學士。

楊溥，字弘濟。官至翰林學士。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於文學提倡復古，略在李夢陽之先。

李夢陽，字天賜，更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人。與何景明等昌言復古，風靡一時。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李夢陽，何景明，與徐禎卿，（字昌穀）邊貢，（字廷實）康海，（字德涵）王九思，（字敬夫）王廷相，（字子衡）號為七子。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

祝允明。字希哲，自號枝山，長洲人。能文兼工書。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吳縣人。放誕不羈，爲文雅俗雜出。別爲一格，兼工書畫。

文徵明。號衡山，長洲人。兼工書。以上四人，號爲吳中四子，爲詩文皆以明白淺顯爲主，在當時爲能自成一派也。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以平宸濠之亂有功，封新建伯，卒諡文成。理學自成一派，世稱爲姚江之學，文亦光芒有奇氣。

王慎中。字道思，號遵巖，晉江人。爲文能矯七子仿古之弊。

唐順之。字應德，毗陵人。人稱爲唐荆川。與王慎中齊名。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與唐荆川相友善。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應進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論文，學者稱爲震川先生。爲文得力於史記，及歐陽公，能卓然自成一家。

李攀龍。字於麟，號滄溟，歷城人。爲詩文與王，（慎中）唐，順之對峙，而爲第二次之復古。

王世貞。字元美，自號鳳洲，亦稱弇州山人。太倉人，攀龍，世貞，與謝榛，（字茂秦）宗臣，（字子相）梁有譽，（字公實）徐中行，（字子輿）吳國倫，（字明卿）號稱七子。

謝榛。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臨清人。眇一目。詩爲七子之冠，七子中自宗臣以下，無足觀也。

楊慎。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博學能文。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詩文皆極奇詭。

王禛登。字伯穀，長洲人。

袁宗道。字伯修，公安人。

袁宏道。字無學，宗道之弟也。

袁中道。字小修，宏道之弟也。三袁之文，時號爲公安體。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竟陵人。

譚元春。字友夏，竟陵人。鍾譚之文，世號爲竟陵體。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爲文奉歸有光爲正宗，首創豫章社。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爲復社首領。嘗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至

今盛傳。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爲幾社首領。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以善爲曲著名，所著玉茗堂四種，至今盛傳，牡丹亭卽其中之一也。

## 第十一章 清

### 第三十節 此時代文學變遷之大勢

滿洲初用蒙古文字，後亦自製字，曰滿文；入關以後，亦與漢族同化，而同化之程度，此遼，金，元，爲尤甚。有清一代，可謂文學之總匯，凡前此所有者，無不有之；自其表面言之，可謂極盛；然一察其實際，除清未與外界接觸，發生極大之變化外，其他不過述前人之舊而已，無甚創造也。詳言之，則不勝其繁，茲略述如下：

(一) 清初文學之盛也。清初文家，大抵皆明末遺民，其國家興亡之感，時時寓之於文學。惟其間因人品之不同，故其文品亦不同；大

抵顧炎武，黃宗羲爲一派，本以學術氣節爲重，不屑以文人居也；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爲一派，是皆屈節仕清廷者，而其文亦華而不實，人品文品，均無足論；侯方域，魏禧爲一派，是能以氣節相尚者，而與之相頡頏者，爲王猷定，陳宏緒，邵長蘅，汪琬，施潤章，朱彝尊等，雖出處略有不同，而名震一時則一也。其專以詩名者，以王士禛，查慎行爲最著，而士禛之詩，溫柔敦厚，尤爲一代正宗。方苞開桐城一派，直至清末而未衰。（桐城文派另詳於後，）錢，吳，龔，號江左三大家；侯，魏，與汪琬，又並稱爲清初三家；施潤章之詩，與宋琬並稱爲南施北宋云，此其最著者也。其他名家，指不勝屈矣。

（二）乾，嘉，以來，文學之變遷也。乾，嘉，以後，天下太平無事

；故文學亦日趨於平易，學者亦多潛心考證之學，雖有作者，然難比清初之盛。此時代之代表者，爲袁枚，翼趁，蔣士詮，姚鼐，沈德潛，張問陶，黃景仁，勳鶚，舒位，王曇，孫源湘諸人。袁，趙，蔣，並稱爲三大家，聲勢甚盛，而品格甚卑；沈德潛論詩，獨欲矯正時習，以古爲尙；舒，王，孫，比，袁，趙，等稍後，並稱爲三君，亦負盛名，然終非正派也。於此時期中，文不得不推姚鼐，詩不得不推沈德潛；而章學誠獨能掃除一切積習，別著論文之眼；其所著文史通義一書，頗有卓見，不特矯正一時流弊，實屬千古創論。此外汪中，亦本之實學，發爲文章，與他人不同。

(三) 清末文學之大變也。自同，光，以來，海內多故，民生凋弊；加以新思想自西方輸入，一切政教風俗，皆不得不發生極大之變化

，而文學亦隨之而變。而其間又分三派：其第一派以龔自珍爲關鍵；自珍詩文，專以奇詭放肆擅長，有劍拔弩張之概；時人稱爲全是霸氣，信然。詩家有所謂同光派者，以陳三立，鄭孝胥，爲代表；雖自言導源宛陵，山谷，而枯澀艱滯，無與比倫。是二者：一則可謂亂世之音怨以怒，一則可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其第二派，以梁啓超爲關鍵；以通俗之文，縱論時事及學術，演爲民國初年報章之文，並開現代白話文之端。其第三派以嚴復，林紓，爲關鍵；自嚴復譯天演論，原富等書而後，吾國人始知西方有哲學；自林紓譯茶花女，里奴籲天錄等書而後，吾國人始知西方有文學，此後譯者日衆，而嚴，林，二人之文，別爲一體，文學界受其變化者不少。

(四)桐城文爲一代之正宗也。初，康熙末，桐城人方苞，善爲古文

，名重一時；然未有桐城之目也。同時劉大櫟，嘗爲方苞所稱道；乾隆時，姚鼐嘗受古文法於劉大櫟；於是言古文者必曰劉，姚。劉，姚，皆桐城人也。於是歷城周書昌爲之語曰：「天下文章，盡在桐城矣。」此桐城派之名，所由起也。姚氏弟子徧天下，其最著者爲劉開，姚椿，梅曾亮，管同，諸人；而曾國藩以蓋世功勳，論文獨心折桐城，故其風益盛。曾國藩之友，有吳敏樹；曾國藩弟子，有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皆負盛名。而吳汝綸嘗爲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文名尤盛；一時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吳先生也。桐城派盛時，與桐城對峙者，有陽湖派，以恽敬，張惠言爲代表，然其聲氣不及桐城之廣。要之：桐城文，雖方，劉，姚，曾，各有不同，然皆不失爲雅正，此其所以爲正宗也。

(五)其他文學之完備也。前清文學，包羅萬有，前已言之矣。除上文所述變遷大勢外，其他駢文，詞曲，小說，亦皆有可觀，但多沿襲而乏創造。惟清初之紅樓夢，聊齋誌異，長生殿，桃花扇，各小說，院本，在文學中各具特色，有超過前人之處。而各種遊戲文字，如燈謎詩鐘之類，其由來雖甚早，往往在晉魏之前，然至清始臻極盛，體格至清而始完備，其為前所未有者，至此亦日益發生。元曲一分而為南北，再變而為崑曲，三變而為西皮，二簧，四變而為新劇。崑曲始於明，而盛於清初；西皮，二簧，盛行于清之中葉以來；新劇則清末已有演之者；雅歌俗樂，紛然雜出，無體不備，吾於此嘆觀止矣。

此外字學，(即小學)史學，地理，算學等，有清一代，均能本前

人所固有而發揮光大之；名人輩出，著作極多。而考證之學，尤有特色。今以不在文學範圍內，概不述焉。

### 第三十一節 此時代文學之特點

(一)自明以來，即以八股文取士，文人心思受其束縛；及至前清，八股，試帖，規律更嚴，束縛更甚，是為文學界之大阻障；直至光緒末年，始行廢去。

(二)姚鼐選古文辭類纂，曾國藩選經史百家雜鈔，為治桐城文者必讀之書，而亦推為選本中之佳作。古文分類之法，至姚鼐始明晰，曾國藩更本其說而變化之，愈覺完善；在今日視之，雖不適用，然在當日，則可云一種發明也。

(三)清末馬建忠，仿西文文法，著馬字文通，為中國一切文法之祖

。在馬氏之前，雖已有此等類似之書，然體例未備，條理未清，不能成爲一種完全的文法書也。

(四)中國古籍，有傳之日本，而在中國反失傳者。至清末，黎庶昌，楊守敬，多從日本取回中國。

(五)中國著名之文學書，如國風，離騷，以至唐詩，元詞，紅樓夢，聊齋等，西文皆有譯本。其翻譯雖不能確知始於何時，大抵總在前清時也。而同時西方文學，亦輪中入國，東西文學會通，實自此始矣。

(六)自有文學，至清光緒以前，只有詩話，文談，大都零篇斷簡，不成系統；如今日之文學史，則未之有也。自京師大學教習林傳甲，編中國文學史，（此書出版於宣統二年。）爲中國文學史之第一

部。

(七)雕板印刷始于隋，而精于宋；(陸深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印刷。據此，則雕板非始于五代時之馮道矣。)活字板始于宋，而偶行于明，清，(沈括夢溪筆談云：慶歷中，有布衣畢昇者，爲活字板。據此，則活字板實始于宋矣。)皆於文學之傳播，有莫大之便利，然猶恃乎人工也。自清末印刷機器，從歐洲輸入，印刷愈速，而傳播愈廣，書價廉而得書易，影響文學，誠非淺鮮。

(八)明成祖輯永樂大典，爲古今圖書之總匯。清乾隆帝，輯四庫全書，搜羅今古書籍，得三萬六千餘冊，比永樂大典尤多，爲古今第一巨著。

(九)叢書之名，始於唐陸龜蒙之笠澤叢書。實則匯集羣籍，皆叢書也，不必始於龜蒙；而龜蒙之書，乃詩文集之類，其體例又非叢書也。刻叢書之風，清朝極盛，其有關於文學之傳播者不少。

### 第三十二節 此時代文學家小傳

有清一朝文人，比前代爲多。今特擇其最著者述之，不能備也：

顧炎武。本名絳，明亡後改名炎武，字甯人，崑山人。自署曰蔣山，學者稱亭林先生。明亡後，流寓四方，嘗卜居華陰。著書甚富，以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爲最著。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又號南雷，餘姚人。嘗著明夷待訪錄，其中原君等篇，於民權之理，多所發明。

王夫子。字而農，號薑齋，衡山人。學者稱船山先生。以上三人，

皆明季遺老，學問文章，爲世所重，世稱清初三先生。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商邱人。明戶部尙書侯恂之子。明亡後，浪游江南，爲文才氣奔放，王士禛嘗曰：「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云云。卒年三十七，論者惜之。與方以智，（字密之）冒襄，（字辟疆）陳貞慧，（字定生），號四公子。

魏禧。字永叔，又字叔子，號勺庭，甯都人。明亡，隱居翠微峯。年四十六出游，兄弟三人皆能文，世稱甯都三魏，而叔子尤著。汪琬。字茗文，號鈍翁，長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以上三人齊名，後人稱爲清初三家。

王猷定。字于一，南昌人。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與魏叔子同居翠微峯。

陳宏緒。字士業，江西新建人。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無錫人。

施潤章。字尙白，號愚山，宣城人。五言律言爲一時之冠。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以上錢，吳，龔，稱江左三大

家。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慈溪人。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

計東。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吳江人。顧亭林弟子。

吳兆騫。字漢槎，吳江人。

陳恭尹。字元孝，順德人。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

梁佩蘭。字藥亭，南海人。以上三人，稱爲嶺南三大家。

吳綺。字園茨，號聽翁，江都人。善爲駢文。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善爲駢文。

王士禛。字貽上，號漁洋山人，新城人。詩爲清朝正宗。

彭孫遹。號羨門，海鹽人。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以詩名。

查慎行。字悔餘，號初白，海甯人。以詩名。

方苞。字靈皋，桐城人。學者稱望溪先生。爲文師法史記歐陽公，

純粹無疵，推爲清朝正宗。

劉大櫆。字才甫，桐城人。學者稱海峯先生。

胡天游。字稚威，山陰人。善駢文。

洪昇。字昉思，錢塘人。以著長生殿傳奇得名。

孔尚任。字季任，號東塘，山東曲阜人。以著桃花扇傳奇得名。

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淄川人。以著聊齋誌異得名。

曹雪芹。或云紅樓夢爲曹雪芹所著。

性德。字容若。滿洲人。以詞著名。

錢芳標。華亭人。以詞著名。

梁清標。字玉立，真定人。以詞著名。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錢塘人。爲人風流放誕，詩以性靈爲主，然品格不高。

蔣士銓。字心餘。鉛山人。

趙翼。字雲松，號甌北，陽湖人。以上三人，在乾隆時稱爲三大家。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嘗選古詩源，唐詩別裁集等書，至今爲人傳誦。

杭世駿。字大宗，號蕘浦，仁和人。

勵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

翁方綱。號覃溪，大興人。兼工書法。

紀昀。號曉嵐，河間人。時稱南袁北紀。博學強記，嘗總纂四庫全書。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著文史通義，以攻袁趙之流。

張問陶。號船山，四川遂甯人。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

王曇。字仲瞿，秀水人。

孫源湘。字子瀟，昭文人。以上舒，王，孫，稱爲三君。

黃景仁。字仲則，武進人。

洪亮吉。字稚存，陽湖人。

李慈銘。字悉伯，會稽人。以上三人皆善爲駢文。

姚鼐。字姬傳，桐城人。劉海峯法望溪，姬傳法海峯，世稱爲桐城派。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

管同。字異之，上元人。

劉開。字方來，號孟塗，桐城人。

姚椿。字春木，婁縣人。以上梅，管，劉，姚，四人，皆姬傳弟子。

魯仕冀。一名九皋，字潔非，江西新城人。爲文亦宗桐城。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甯人。爲文在乾隆間，自成一家。

惲敬。字子居，揚州人。與友人張惠言，初治考據駢儷之學，後乃

棄而爲古文，與桐城相對峙，號陽湖派。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

黎簡。字簡民，廣東順德人。與張景芳，（字榮夫）黃丹書，（字

廷授）呂堅，（字介卿）號嶺南四大家。

龔自珍。號定庵，仁和人。乾嘉以來，詩文至定庵而一變。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熟於掌故輿地之學，爲文以實用爲歸。

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以平洪秀全，有功於清廷，官至大學士，卒諡文正。著書甚多，功業文章蓋一世，而論文獨推姚先生。（即姚姬傳）桐城派之文，漸流于空疎，曾文正乃發揮而光大之。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

張裕釗。字廉卿，武昌人。

黎庶昌。字純齋。貴州遵義人。

吳汝綸。字摯甫，桐城人。以上三人，皆曾國藩弟子。而摯甫尤盛名，其文稱爲自南宋以來第一人云。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嘗出使日本，以新思想融化入詩，自公度始。

范當世。字伯子，南通州人。以詩鳴。與陳伯嚴等，所爲詩號同光派。

陳立三。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甯人。清之季世，與譚嗣同，（字復生）吳保初，（字彥復）丁惠康，（字叔雅）號四公子，蓋猶清初侯朝宗等之四公子也。

鄭孝胥。號蘇龕，福建閩侯人。善爲詩，並工書。

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湖南長沙人。爲詩文摹仿漢魏，世有假

古董之目

康有爲。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清光緒時首創變法。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康有爲弟子。善爲通俗之文，人人能解。

嚴復。字幼陵，又字幾道，福建閩侯人，西洋留學生。嘗與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日本前宰相伊藤博文同學，歸國後，譯哲學書甚多，又嘗著英文漢語。

林紓。字畏廬，福建閩侯人。工書畫，能詩詞，爲文亦宗桐城。所譯歐美小說有百數十種。

樊增祥。字嘉父，號樊山，湖北恩施人，詩學晚唐，善爲駢文，在清末與同光派分道馳驅。

易順鼎。字實甫，號哭庵，湖南龍陽人。爲詩文極放蕩不拘，其人品文品，大約合唐伯虎，袁子才爲一人也。

章炳麟。號太炎，餘杭人。在清末因鼓吹革命，遭清廷之忌，嘗避居日本，改名章絳。精于小學，爲文極古奧。



## 附錄

### 中國文言分歧之原因

中國因文言不同，因之於教育上，於文學上，發生許多問題。今改用國語，則此種問題，在運用上已解決；不過成爲文學史上之問題，而待學者之研究耳。吾今所論者，即文學史上之問題是也。

今多數人謂中國古代，文言本來相同；逮至後世，文字爲貴族所專有，而不爲平民所公有；於是文字語言，乃分爲兩途矣。此說初視之，似爲確切不移，實則此尙非其最初之原因。其最初之原因，乃根於製字而來，再次乃根於書寫之工具而來，今分別論之如左：  
何謂根於造字而來？西洋製字之法，完全爲諧聲；諧聲者，隨語言

而製爲文字，當然文言不分。中國製字之法有六，而最早者爲象形；象形者，隨物形而製成文字，與語言初不相關。如◎象日之形，而在語言則爲日頭；（古人稱日頭，或單稱日，今不可得而知，茲假定如此，下文再詳言。）是在語言多一語尾，而在文字已將此語尾截去矣。且無論何地，方言不同；無不各能以其方言，讀此◎字矣。此文言分歧之最初原因也。一◎字如此，其他象形之字可知。除象形外，雖有用他法製成之字，然多數與象形有關，且純形象字亦佔字之一部份。此吾所謂文言分歧，乃根於製字而來也。

何謂根於書寫之工具而來？中國書寫之工具，發明甚遲；秦始有毛筆，漢始有紙，宋始盛行木刻之印版，清末始有石印鉛字之法，自歐洲輸入。秦以前，以刀爲筆，以竹爲簡，書寫之難，可以想見。

語言之出於口也，無妨冗長；文字之刻於簡冊也，力求簡短。刪其無謂之詞，鍊成適當之句，則由語言而文字，已經過一次極大之變化矣。

古人之語言，今不可得而聞，頗難舉例證明。然吾讀「子曰學而時習之」一句，吾可決其「子」字上省去一「夫」字。何也？孔子弟子互相談論，其稱孔子也，皆曰夫子。如「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諸如此類，不及徧舉。而記載孔子之言，則一例作「子曰；」是應作「夫子曰，」特以書寫艱難，且此語又極多，故一例省作「子曰」耳。

由此類推：則其他冗長之語言，鍛鍊而成簡單之文字也，可想見矣。

。厥後紙筆發明，而書寫便，故文字亦漸變爲冗長，而日與語言接近矣。

今日白話文流行，固由於社會之需要；然亦由於石印鉛印之印刷術，有以助其成功。否則雖有紙筆及木版，吾恐爲書寫與印刷計，不得不仍用文言也。此吾所謂文言分歧，乃根於書寫之工具而來也。或曰：如君前文所謂「日頭」者，君何以知古人語言之必有此語尾歟？余曰：語言有語尾，無論何國，大抵相同，中國語言，亦何獨無語尾哉？如日頭，木頭，石頭之頭，即英文中之D或T也。杯子，盤子之子，即英文中之S也。不過在西文語尾即附綴於本字之後；中國之文字初則截去語尾，繼乃另用一獨立之字，在本字之後；此可知中國古時語言之有語尾也。

又如小兒呼父曰爸爸，呼母曰媽媽，此天然之音，中外皆同，豈古  
今有異哉？然在中國文字中，不作「父」，「母」而但作「父」，  
「母」。（父、母音相同，母、媽音相同。）是可知在製字時，語言雖有重  
音，而文字則只是單字，因而語言文字，分歧爲二矣。

### 所謂古文

中國文學作品中，一大部份，前人名之曰古文。如古文辭類纂，古  
文觀止等選本，皆以古文爲名。然試問古文二字之界說如何？則不  
能有明白之答復。如以爲古乃對今而言，文乃包括一切文學；何以  
詩又不在古文範圍內，而另立一名目曰詩，與文對稱？此不可解者一  
也。既屏詩於文之外矣；然離騷又列入古文之中。此不可解者二  
也。舊分一切書籍爲經，史，子，集；古文在集部，然古文選本，

或兼選經，史，子，之文，或不選經史，子，之文，漫無標準。此不可解者三也。凡此種種問題，絕不能有適當之答復；蓋前人於此，初無理由可言，不過習慣如是耳。今卽就古文而言：考古代無所謂古文也。古文之名，始於韓退之。魏，晉以還，文體日以不振；韓退之出，以古文相號召，時所稱爲起八代之衰者也。於是古文之名，乃以成立，遂相沿至今。

古文之分類，始於任彥昇（昉）之文章緣起，直至姚姬傳，曾濬生，而始完備。姬傳分古文爲十三類：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詔令，曰傳狀，曰碑誌，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一一爲之說明。（見古文辭類纂）曾濬生因之，而更爲十一類：曰論著，（著作之無韻者）曰詞賦，（著作之有韻

者)曰序跋，(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曰詔令，(上告下者)曰奏議，(下告上者)曰書牘，(同輩相告者)曰哀祭，(人告於鬼神者)曰傳誌，(所以記人者)曰敘記，(所以記事者)曰典誌，(所以記典故者)曰雜記。(所以記雜事者)而又統括爲三門：曰箸述，(前三類爲箸述)曰告語，(次四類爲告語)曰記載。(末四類爲記載)(見經史百家雜鈔)欲知古文爲何物，但讀古文辭類纂，及經史百家雜鈔一書之敘曰可矣。曾氏之分類，與姚氏之分類對照如下。

姚氏分類

曾氏分類

論辨

論箸

序跋

序跋

奏議

奏議

書說

書牘

贈序

(無此類)

詔令

詔令

傳狀

傳誌

碑誌

(附入傳誌)

雜記

雜記

箴銘

(附入詞賦)

頌贊

(附入詞賦)

辭賦

詞賦

哀祭

哀祭

(無此類)

紋記

(無此類)

典志

此種分類，完全爲過去之陳跡，在現代已失其價值，無庸言矣。若以文學史所區分爲理事情三者，與曾氏之十一類對照則：

論著

敘跋

奏議

書牘之一部份

皆屬於理

傳誌

雜記

敘記

典志

皆屬於事

賦詞

哀祭

書牘之一部份

皆屬於情

惟詔令則頗難歸納於三者之中。而書牘之分屬於二類者，其論政，論學之書牘，當屬於理；而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答蘇武書等，則又當屬於情也。

然則所謂古文，在今日當如何以讀之耶？余竊以爲：

屬於理者，大概可當演說錄看 因其非陳說卽辨論也。（其源出

於縱橫。）

屬於事者，除典志外，大概可當小說看。因其所記多可以補正史之缺，而堪稱爲野史也。野史卽小說矣。

屬於情者，大概可當抒情文看。

演說錄，小說，抒情文，乃今日流行之名詞；用以包括古文，亦無不當。而今人以讀演說錄，讀小說，讀抒情文之眼光，以讀古文，則亦較有興趣矣。

### 中國小說之原流

中國小說，發源甚早，而頗難定其始於何時；蓋古之所謂小說，非後世之所謂小說也。小說二字，見於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者流，出于稗官是也。可知古時立稗官以採街談巷語，用以觀治亂得失；

與立探詩官之探詩，用意正同。然則當日之所謂小說者，殆今日報章所載各省新聞及本埠新聞也。故小說又稱野史；野者，對朝而言也。在昔君主政體，以朝廷爲本位，歷史所紀，皆一姓之興亡成敗，及一朝之典章制度，民間事無與焉。其記民間事者，則謂之野史，亦即古小說也。而同時復有一種寓言，託物寓意，如莊周之逍遙游，孟子之齊人妻妾等是也。大抵周秦諸子，幾無不有寓言，唯片言隻語，未嘗成爲獨立之短篇小說。遞演而爲陶淵明之桃花源記，已具小說格局。唐人宗之，如南柯記，枕中記等皆是也。再有一種神話，發生亦甚早，與前二者難分先後。如逍遙游中之鸚鵡，亦神話之類，不過別有寓意，非純然以荒唐資快談耳。鄒衍談天，即神話小說之淵源歟。

由此可得研究之門徑，先將小說分爲形式及實質而研究之：今先論實質。實質可分爲三派：一野史派，二寓言派，三神話派。

野史卽所謂出于稗官者是也。漢志所載周紀，周考，虞初周說，是野史之最古也。惟其書不傳，今所傳者，以劉向之列女傳爲最古。此後晉人作者甚衆，而風氣亦漸變；大抵野史類之小說，自發生以至今日，共經過四時期。

第一時期。人事皆眞，不過係民間之事，或宮廷瑣碎之事，不記于正史者，故謂之野史也。

第二時期。眞事假，卽捏造假事，以資點綴而動人聽也。如唐人虬髯客傳，事多不實，然李衛公，太原公子，固實有其人也。卽三國演義中之曹操劉備等，水滸中之宋江，亦皆實有其人也。不過劉

備賣草鞋，孔明借東風，宋江吃屎，決非實事耳。然而去野史猶未遠也。

第三時期。影射人名，即記實人實事，或虛實參半，隱其真名，而別造一假名是也。如紅樓夢一書，某人某指人，某事指某事，說者紛紜，然究爲影射與否，亦未敢武斷。其較可信者，則爲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爲汪容甫；品花寶鑑中之田春航爲畢秋帆，史南湘爲蔣茗生，屈道翁爲張船山是也。然此風非始于清人，明人已有的矣。第四時期。則爲人事皆假，所謂子虛烏有是也。此種小說，以近人所作爲多。野史類之小說，自當以寫實爲唯一之職志，若人與事皆爲憑空捏造，尙何價值之有哉？

次述寓言：寓言自周秦諸子而後，以陶淵明桃花源記最與近日之短

篇小說相似。又如柳宗元之種樹郭橐駝傳，捕蛇者說，亦卽此類之小說。不過自桃花源記以下，後人皆闢入文集，而不名爲小說耳。再述神話：神話皆荒唐無稽之言，亦初民時期所應有之思想也。中國此種小說，以山海經爲最古。此書不知爲何人所作，或謂爲大禹作，或謂爲伯益作，是決不足信。蓋不特書中地名如桂林等，非夏時所有，卽其文亦不似夏書之渾渾也。今日通行本，有晉郭璞注；或亦謂爲晉人所撰，而託名禹與益者。山海經後，則爲穆天子傳。傳中事實，本於列子，然列子之書，亦爲後人所依託也。復有海內十洲記，神異經，皆題爲東方朔撰，而前人已辯明其爲假託。然則此類小說究始於何時，殊難斷定，大抵謂爲盛行於晉代，則近是耳。至其思想之淵源，則當溯諸於鄭衍談天矣。經晉唐以來之遞變

，演成聊齋志異，閱微草堂一流，幾占小說中之一大部分焉。（說狐始於晉人。）

據此：則中國小說之派別，可分爲三類：一野史，二寓言，三神話。然亦有一書而兼數派者，如西游記，唐僧，實有其人也；取經，實有其事也。是野史也。孫悟空，豬八戒，是神話也。或謂此書亦有寄託，卽道與魔之交戰是也，然則又爲寓言矣。以上所述，均係從實質上觀察所得者，以下再言形式：

形式亦約分三類：一曰記載體，卽今人普通所謂筆記小說是也。大抵宋以前之小說，只此一體。二曰演義體，卽今人普通所謂章回小說是也。始於宋人。三曰詩歌體，卽傳奇，彈詞等類是也。試詳言之：

記載體自最古之小說，以迄今人所爲之筆記，均屬此類，其中獨立成爲短篇者，大半被前人割入文集之內，而不名爲小說。惟張山來輯虞初新志，獨從文集中奪回，使復歸入小說領域，是爲創見耳。演義體始於宋仁宗時。天聖嘉祐間，國家閒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每事之首，則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而通體悉用白話，謂之平話。今演義小說開首話說云云，猶沿其舊。然在當時大抵係優人演述，如今日茶寮之說書者然，故曰演義。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自撥琵琶說趙家」者是也。起於宮廷，而偏及於民間，則其盛可知矣。據四庫提要雜史類注，謂永樂大典平話一門，所收致夥；然大典所收，今悉不傳，今所存者，以宣和遺事爲最古。自元明以後，此體愈盛；今所盛行之水滸傳，三國演義，均元

明時人所作也。

詩歌體係從記事詩變化而來。最古之長篇記事詩，爲孔雀東南飛，再次爲木蘭詩，再次爲白居易之長恨歌，琵琶行。此等詩實卽後世元曲，彈詞，傳奇之祖也。

記事詩與演義混合，一變而爲元曲。（曲中之唱，卽從詩詞變化而來；曲中之說白，卽從演義變化而來。）元曲盛行於當時，或名雜劇，或名院本，如今所傳元曲選一書，所收至夥。至明末清初，始盛行傳奇。傳奇與元曲略別，如桃花扇，長生殿，全本多至四十齣，元曲則無此長篇也。彈詞始於明代之楊升庵，有二十一史彈詞。後世盛傳者有天雨花，筆生花等。大抵以七字句爲主，雜以說白，文字比雜劇傳奇爲淺，婦女尤喜閱之。亦有盲女唱此以爲業者，故

曰盲詞云。凡此種種，皆偏重聲韻，在乎能唱，可統名爲詩歌體的小說矣。

以上所述，實野史與寓言並重，神話殊無謂。形式以演義爲佳，以其適用於通俗教育故也。詩歌體中之雜劇與傳奇，則當劃入戲劇之範圍，可脫離小說而去矣。（大抵只唱而不扮演者，猶介乎小說與戲劇之間；能扮演者，與其謂之小說，不如謂之戲劇之脚本也。）

今人談小說，最重寫實，殊不知野史派重在寫實，寓言派重在理想，不問事實。而寓言派能導人入於未來之世界，其改造社會之功，亦不在野史下，今人多輕忽之，何也？（如晉以後人之思想，受桃花源記之影響者，不少。惜桃花源記乃取獨善主義，棄世主義，故

此種理想之新村，不能積極發展耳。）

### 中國之地方文學

地方文學，或謂地方彩色，卽英文所謂 Local color 是也。按十五國之國風，能一二代表其不同之人情風俗，此卽所謂地方文學也。逮及後世，文學之中心點，趨向貴族，而不在民間，故地方彩色，漸以泯滅。然如最近詩家之所謂閩派，浙派者，猶略有地方彩色之痕迹也。至如純然爲一處方言，土字，而不通行于他處者，在現代有上海土話所譯聖經，及蘇白，粵謳等種，時見於報章及書籍。他省人讀之，則不啻英國人之讀法文矣。令各錄一節如左：

#### 上海土話所譯聖經

百合花，是帕勒斯汀（案帕勒斯汀地名）頂好看個一種花。拉夏天，

更加茂盛。耶蘇拏第個花做比方，勿是話花有嗰個信仰，是話到花能穀順天然個性，受雨露個滋潤，太陽個光照，自然而然個生長，毫無一顏思慮，因此就歸榮耀撥真神。所以神真賞賜撥拉人一切個恩典慈愛，只要憑着佢個信心，安安靜靜接受就是哉。

(附註釋)個，的也。拉，在也。第個，這個也。勿是，不是也。話，說也。有啥個，有甚麼也。一顏，一點也。撥，給也。撥拉，給與也。佢，你也。哉，了也。

又接近人作小說，描寫上海妓院中事，亦多用蘇白。

### 蘇白灘簧

(丑蘇白)跡噶，……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俺徐亨，只爲家業凋零，養娘勿活，故此在衙輝營中，吃仔一份戰糧，指望關點糧餉，

孝養母弟，囉裏曉得四川洞蠻作亂，殺得地方百姓，無處奔逃。告急文書，雪片進京。兵部大老爺，調齊衛輝人馬，要搭洞蠻打個死仗。故此今朝領了幾兩安家銀子，來辭別辭別阿媽娘搭兄弟，講講明白。正是：娘前且說三分話，弟面全拋一片心。我且走來叻！（唱）概歎人生勤苦勞。只爲我心高的命不高。指望關糧孝養母，誰知反把禍來招。我的娘，年邁鬢髮蕭。兩弟年輕難撇拋。一頭行走心悲切，歸家辭母別同胞。（白）來此已是自家門首，讓我揩乾仔眼淚，前去碰門。哈！兄弟開門！（又一句）（生）是！來了！我道風吹竹。原來兄叩門。待我開了大門。哈！二哥回來了！（丑）是做阿哥格居來哉！阿媽娘來篤落裏？（生）母親現在裏面。（丑）倅去請俚老人家出來！（生）是！母親！有請！

(附註釋) 咏喝，歎辭。俺，我也。(此字原非蘇白) 仔，了也。囉裏曉得，那裏知道也。搭，和也。故此，所以也。阿媽娘，母親也。吻，語助辭。碰門，敲門也。哈，歎辭。做阿哥格，猶言做老兄的。居來，歸來也。來篤落裏，猶言在那裏。係，你也。俚，他也。

粵謳

春心事，想話訴向春風！總係春風無力，怎得吹散愁容？你睇春色，幾咁繁華！可惜春恨未送！噉就辜負半園春景。自己因恨唔鬆。人話春酒半壺，可以解得春恨萬重。春呀！我怕到醉後回春，恨就轉濃，講到春花秋月，越發惹起儂心痛。唉！春色冇用，春闌愁轉重。重怕惜春人去，剩得滿苑殘紅。

(附註釋) 話訴，告訴也。睇，看也。咁，音鉤。幾咁，如許也。噉，如此也。因此也。唔，音魚。不也。人話，猶言人說也。我怕醉後回春，猶言人醉而春能留也。就，便也。冇，音磨。無也。按粵謳，爲粵人招子庸作，此二字乃書名也。今則仿而爲之者日多，一變而爲文體名矣。

此外各處土字，見於前人筆記，而爲目前一切字書所不載者甚多。今略舉數字如下：

矮。代矮字。音義皆同。爲廣西土字。見范成大桂海雜誌。

闊。音義皆同。廣西土字。出處同上。

奎。音義皆同。兩廣土字。見桂海雜誌，及鈕鏐觚牘。

你。音孺。小兒也。廣西土字。見桂海雜誌。

羸。廣西音動，廣東音芒。瘦弱也。見桂海雜志，及觚賸。

歪。音終。人亡絕也。廣西土字。見桂海雜志。

禿。音臘。不能舉足也。廣西土字。見同上。

喬。音矮。人之不長者也。廣東土字。見觚賸。

欽。音勤。石之巖洞也。兩廣土字。見桂海雜志，及觚賸。

妖。音大。女大爲姊也。廣西土字。見桂海雜志。

泵。音聘。水中磯也。

沘。音泔。蓄水爲池也

圳。音浸。通水之道也。

洄。音蕤。水之曲折也。

臥。音或。隱身忽出也。

木。音墩。截木作墊也。

門。音控。橫木上關也。以上七字，皆廣東土字。見飭牒。

園。音濶。山西豐鎮土字。

圖。音懸。山西豐鎮土字。圖圖謂堆積物件之空院也。見近人侯

鴻鑑燕晉蔡哈爾旅行記。

此外土字土話，見于各省志書者甚多。而未見于書籍者，更指不勝屈。其間有一部分勢力者，則莫如蘇白與粵謳；惟近人方提倡地方彩色，將來之變化，則非今日所能言矣。

### 古今兒童讀物之變遷

欲談文學，必先讀書，而讀書又必自兒童時始，故兒童讀物，在文學史中，亦一重要問題也。近人方提倡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獨立

爲一部。在二十年以前，固無所爲兒童文學，然兒童讀物則自古有之。今略述古今變遷之跡，以備參考：

古者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以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案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卽實習作法；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中書字，係指識字而言。古者史書，皆在公家；民間則但欲識字，無可讀之書也。爾雅爲字書之祖，卽周公作以詔學童者也。漢唐猶承其舊法，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七字爲句，無有重字；平帝時徵天下通小學者百餘人，令記字于廷中，揚雄采作訓纂篇，皆以爲教學童之用。漢初蕭何定律，學童能諷籀書九千字以上者，乃得爲吏；唐時猶以說文字林試士；是考試亦但以識字多少定棄取，可知識字之外，初不必言文理也。

在前清末年，未有教科書以前，兒童讀物，大抵爲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四言雜字，等書。先讀此類書一種或兩三種而後，卽讀論語，孟子；無論其解不解，但求孰讀能背誦而已。然考三字經等各書，由來甚古；可知自晉唐迄清末，兒童讀物，大抵不出此數種之外也。茲略考如下：

三字經。三字爲句，隔句押韻，數句換一韻。自尋常所見事物，及最粗淺之歷史知識，皆包羅其中。如云：稻，梁，粟；麥，黍，稷；此六穀，人所食。又云：蜀，魏，吳，爭漢鼎。號三國，迄兩晉。是也。此書相傳爲宋王應麟著。或又曰宋末區適子著。（見廣東新語）或又曰清黎貞著。（見邵晉涵詩自註）不知孰是。今本於歷史知識一節，直說至清初止，是或王氏先有是書，區氏修之，黎

氏增之也。

百家姓。四字爲句，亦有韻。係聚姓氏而成，絕無文理。首兩句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是書云係五代宋初錢塘人民所著。以趙列于書首者，趙乃宋之國姓也。次爲錢者，吳越王錢鏐也。其他孫，李，等。皆爲當時貴戚姓氏云。（見玉照新志）

千字文。四字爲句，有韻。共千字，無重複者。文辭頗優美，然決非兒童所能解。如云：枇杷晚翠，梧桐早凋。是也。是書相傳爲梁周興嗣所撰。梁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千字，召興嗣連綴成文，一日而就。然梁書以爲王羲之之書，則在晉時已有之。或又謂此書共有二本故也。

神童詩。此書爲五言絕詩若干首。第一首爲汪洙作。以後皆他人

所集綴。誅，宋元符時人。九歲能詩，上官聞而召見，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誅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補綴成集，爲訓蒙之用，曰神童詩。（見湧幢小品）案今本神童詩首二句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兒曹。與此不同，似爲別一本矣。

四言雜字。取通俗應用之字綴爲四言句，不成文理。始於何時，亦不可考。

此外更有一副讀物，曰上大人。蓋習字範本，而兼爲讀物者也。其文曰：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是在唐末已有之。至北宋時已爲小兒所誦矣。（見浪迹續談。）世人取爲兒童習字範本者，以其筆畫簡單，易於塗抹

故也，本無取乎理義。而祝允明謂爲孔子上父書，無稽之談，可笑已極。今姑錄其說如下：「上大人」爲一句，上書於父前也。「孔乙己化三千」爲一句，孔又作邱，孔子自稱一人教三千弟子也。「七十士爾」爲一句，爾同耳，猶云堪稱爲士者不過七十人耳。「小生八九子佳」爲一句，言八九人爲尤佳也。「作仁可知禮也」爲一句，言此八九子作仁知禮也。此種解詁，荒謬極矣！然除此解外，更無第二意義也。

大抵自周初至清末，教授兒童所通用者，均不外自爾雅至上大人之各物。直至清光緒二十九年，始有文學初階一書出現，蓋教兒童識字兼造句之書，爲杜亞泉編，乃仿歐美兒童讀物而爲之者。其中圖畫，多從西文原書翻印而來，繼此而作者，有國文教科書，然皆係

教兒童識字兼造句而用，猶未可謂文學。及戴克敦編兒童教育畫，孫毓修編童話，始有文學之意味矣。

#### 四庫全書之歷史

中國書籍最大之集匯，當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者，修於清乾隆時，古今書籍，網羅殆盡。全書計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冊，寫共閱七部，用一千五百人抄寫，閱十三年而告成。今七部之中，只存三部半；近又分贈法國一部，是在全世界存三部半，在中國只存兩部半矣。此書之名貴，可以想見。今述其內容大略如下：

頁數。內容分經，史，子，集，四部。共計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冊，二百二十九萬零九十六頁。

部數。同樣之書，先造四部，後加造三部，共計七部。

編輯人。清乾隆帝命紀昀爲總纂。

膽寫人。七部均係手寫而成，共用抄寫員一千五百人，閱時九年。全書字字工整，無一錯誤脫落之處。書成後，抄寫員均被簡爲各省知縣，以酬其勞。

成書時間。自開始搜集至告成，共閱十三年之久。

藏書處。先成四部，分建四閣藏之，一曰文淵閣，在北京宮中；一曰文源閣，在北京圓明園；一曰文津閣，在熱河；一曰文溯閣，在奉天。後又續造三部，復造三閣於揚州鎮江杭州分藏之：一曰文匯閣，在揚州之大觀堂；一曰文宗閣，在鎮江之金山寺；一曰文瀾閣，在杭州之西湖。

亂後之散失。圓明園一部，全數毀於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英法

聯軍役；揚州鎮江兩部，全數毀于洪楊之役；杭州一部，于洪楊之役，損失過半，亂後杭人丁松生搜集遺亡，僅得三分之一，即所謂半部是也。故今日所存者，只北京奉天熱河之三部；及杭州之半部而已。前杭州圖書館館長劉詢，欲派人至北京補鈔散失之書，足成完璧，因浙江省議會議撥之款，不敷應用，事遂中輟。

贈送法國。民國九年，前法國總理班樂衛氏，來遊中國；代巴黎大學向中國政府乞得一部。日本人欲得此書一部，他國學者亦欲得之，而未能也。

印刷之艱難。中國政府以此書如此名貴，遂擬印刷二百部，爲流傳及保存之計。九年十月一日，總統下令，以朱啓鈴爲監印四庫全書總裁。預算印成此二百部，須歷時五年至十年之久；而目前全中

國所有之紙，尙不敷用。曾招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理張菊生入京商議此事，張以爲此事太大，該館尙難担任云云。

總目提要。當編纂四庫全書時，紀昀又編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皆有刻本及翻刻本。乾隆五十八年，桐城胡虔又刻其所編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十卷；單載書名及撰述人名，無提要。同治九年，費莫文良又刻其所編四庫書目略二十卷。

四庫未收書。四庫全書造成後，阮元復搜得四庫全書未收書一百七十三種，仿紀昀的作提要五卷；題曰寧經堂外集，刊入文選樓全集內。光緒時傳以禮重爲校訂，編作四卷，改題曰寧經堂進呈書錄，刊入七林堂校錄彙函內。又當前清盛時，文綱甚密，凡明末遺民之

箋述，語涉嫌疑者，或銷毀，或抽毀；凡銷毀者當然不得編入四庫全書，凡私家藏有此項書籍者，在光緒以前，不敢公然示人；至光緒末年，始稍稍出現，然遺亡者已不知凡幾矣。至今所以供吾人考證者，惟銷毀抽毀目錄一卷，禁書總目一卷，違礙書目一卷，爲乾隆五十三年刻本，近日有排印翻刻本。

### 民間傳說之故事

中國除通行之小說外，再有一種民間傳說之故事，流傳極爲普遍。大抵皆與神話相糅雜，是猶有初民時代之彩色也。此等故事，雖亦見於記載；然傳述者都由口頭相傳，而不知其所自來。遠者如太古蠶馬，如孟姜女，如梁山伯祝英台，近者如雷峯塔白蛇，皆是也。晉魏間人張儼有太古蠶馬記。孟姜女卽杞梁妻，其事略見於劉向

之列女傳。梁山伯，祝英台，東晉時人，其事見甯波府志。雷峯塔  
白蛇事，見清初陸次雲之湖壩雜記。）

亦有始終不見於古人之記載，至近二三年，始有人筆之於書者；則可見此等故事之多矣。此等故事，大概又分兩種：一種是一地方所有者，一種是各地方所共有，而大同小異者。蓋全憑口述，爲時既久，故互有異同也。

今將近人所記者，轉餘數則如下：

石門探寶（見新聞報）

我從前聽人家說：浙江石門地方，有一座山，叫做石門山。因爲這山的脚下，有兩扇石門，終年緊閉，從沒有人能夠把他開過。有一年，這石門地方有一家農戶人家，種了十多畝的冬瓜，藤蔓

蜿蜒，綠葉紛披，很是濃茂。那農人以爲今年的收成，一定很好的了。豈知久而久之，祇結了一個冬瓜。這冬瓜却比平常的大了數倍。農人因爲費了許多栽培灌溉的心力，祇不過得到一個大冬瓜，未免惱恨，氣得索性連看都不去看了。

豈知有一天，忽然來了個江西人，問他要買那枚大冬瓜。農人回說不賣；那江西人一定要買。問他要多少代價，無論一千八百，都可答應。農人詫異道：「冬瓜外面很多，你何必定要買我那個呢。」江西人道：「我自有用處，你可不必管他。」這農人很是固執，說道：「你如能把用處說明，我便賣給你；否則無論如何不賣。」江西人爭執不過，只得向他說明道：「這冬瓜就是這裏石門的鑰匙；每當日中時候，祇須把他向石門上猛撞三下，那兩扇

石門便會開放。這石門裏儲藏着無數珍珠，寶貝，瑪瑙，珊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難立刻致富。」那農人喜得跳起來道：「我又不傻不呆，我既有了這致富寶鑰，何不自己去發財，誰願意再賣給別人呢。」那江西人受了一頓搶白，無可奈何，祇得怏怏而去。

農人立刻去把冬瓜摘下，藏在家裏。到了明天，一個人抱着到山脚下，用力在石門上撞了三下。只聽得豁喇喇一聲響亮，那永不開啓的兩扇石門，果然開得壁直。農人深恐冬瓜放在外面，被人竊去，喜孜孜的帶進了石門。心想我現在進去時，是個貧無擔石的農人；少頃出來時，便是腰纏累累的富翁了。豈知進去走得不多幾步；兩扇石門，闐的一聲，依然緊緊關上。農人在內大聲

叫喚，那裏有人聽得！

農人的家屬等到傍晚，不見農人回來；急忙趕到石門邊看時，那裏有一些蹤跡。只得大哭而回。大家都埋怨江西人害人。

隔了一天，那江西人又來探問得到了些什麼寶貝；農人的兒子，氣的暴跳如雷，一把拖住了要同他拚命。鬧動了左右鄰舍，來看熱鬧。及至問明底細，大家都說農人不應自己貪心，以致葬身石窟。有人問江西人究竟怎樣取法，方可得到裏面的寶貝。據說：一、去時要兩人同去，並預備好火燭；把門撞開之後：一人秉燭入內，一人守在外面；等到午刻將終，急忙再撞三下，裏邊的人便可出來。偷然一交未刻，把冬瓜撞破都沒用了。現在農人，不但非法去取，還把鑰匙放在鎖內，從此這寶藏永遠沒有開放的希

望了。說畢，不勝惋歎！

金雞（見時事新報）

離開我們村莊十里路的光景，有個地方，名叫金雞隴。因為這地方的山裏，曾產生一對金雞，所以叫做金雞隴。這一對金雞，羽毛都是金的；到了夜裏，他便從深山裏面走出來。

有一個識寶回子，（按識寶回子四字，是口傳如此的，不知是不是這幾個字；大約是說一個認識寶貝的回回教人，然也決不定。

）看見了這一對金雞，知道他是寶貝；然沒法捉得他住。後來有一天，那識寶回子，看見人家有個小孩子，年紀十來歲了，一年四季生着病，黃瘦得不堪，只有一個頭比尋常小兒要大得幾倍。識寶回子知他頭裏有寶，便向他的父母，將他買了下來；拿錮子

將頭鏟開來，果然從頭腦中取出來一個金碗，識寶回子知道這個金碗，可以引誘金雞；便拿他盛了米，走到那地方引誘金雞。

果然一對金雞，從深林裏走出來，向他的金碗裏來吃米。識寶回子，伸手去捉金雞，誰知雞沒有捉住，碗已跌在地上。立刻一對金雞逃走了；地上也裂了一條縫，金碗滾入縫裏去，也看不見了。從此以後，那一對金雞，再也不出來。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後來人叫這個地方就叫金雞隴。

熟豆發芽（見少年雜誌）

從前某處地方，有戶人家，住着夫妻二人。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却是聰明穎秀，伶俐異常。不必說，他父親自然十分鍾愛。光陰易逝，轉瞬間，這孩子已到斷乳時期。他母親不知患了什麼病，

便一命嗚呼了！

再過幾年，他父親因為沒得內助，深感不便；於是續娶了一位夫人。不上一年，也生下一個兒子。這位夫人，心思本來很惡，現在自己既有了兒子，於是看待前妻之子，和眼中釘一般。久想將他弄死；只恐旁人議論，所以不敢動手。一天，竟被他想出一個妙子來。

他暗暗拏了一粒煮熟的豆，給前妻之子；又拏了一粒生豆，給自己親生子。并囑咐他們道：『你二人將這豆子，拏到某地去種。等到生了芽的時候，就可以回來。若是沒生，就不准回來。』唉！諸君請想！煮熟的豆子，怎能發芽呢？這不是明明要趕出前妻之子嗎？這孩子也知道後母的惡計。看看手中的豆子，不覺悲

傷起來，很怨自己命薄。過了一回，只好領着弟弟，出門而去。這時候，正是暮春三月；一路上春鳥和鳴，百花爭放；天然風景，連名畫工也描寫不出。他們兄弟二人，走得倦了，便坐在路旁休息。做哥哥的，手裏拿着熟豆子，只是納悶。忽然間，弟弟看見他哥哥的豆子上有一條裂縫；以爲他哥哥的豆子，就會發芽的。自己的豆子，却沒有這縫。於是便想和他哥哥掉換。便開口問道：『哥哥！你這個就會發芽的豆子，我和你掉，好嗎？』原來他弟弟這時，不過十歲左右，所以不懂豆子生熟。他哥哥不肯，無奈他弟弟一定要掉，只得答應下來，又自己暗暗想：『弟弟是母親的親生子，種熟豆不發芽，也許准他回家。』他二人把豆子掉換後，又起身向目的地前進。

到了那個地方，二人各把自己的豆子種下。前妻之子，得了弟弟掉換的生豆子，不上三天功夫，居然生出雪白的嫩芽來。於是照母親所囑『先發芽先回』的話，回去了！這時，獨留着他弟弟坐在寂寞無人處，怎能毅望熟豆發芽呢？再過幾天，他弟弟竟不見了！後來，因此變了一種鳥，名叫「子規」。到了現在，那種鳥，還發出一種極悲慘的聲音，叫道：「哥哥不錯！母親真錯！」作規勸母親的話，所以有「子規鳥」的名兒。

### 民間流傳之歌謠

民間流傳之歌謠，由來甚古；如老子書中，已引用古諺矣。曰：「曲則全」是也。此類諺語，爲歌謠之濫觴，周秦時書中引用者，不可勝數。如：國語所引「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左傳所引「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是也。今有古謠諺一書，搜羅甚備；亦有民間流傳，爲古謠諺所不收，而其體亦與古謠諺所收略異者。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已有人編天籟一書；（單行本，現已絕版。）又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駐中國意大利使館華文參贊衛太爾，Baron Emilio Vitale 嘗輯北京唱歌 Peking Rhymes 一書，（中英文對照本，胡適之嘗得一冊，摘錄若干首於努力週報中。）所收皆民間流傳之俗歌也。

以上兩書，前者偏於南方之俗歌，後者偏於北方之俗歌，合兩書而觀之，可以見中國民間歌謠之一斑矣。

自新文學發生以來，注意於此等歌謠者尤多；日報雜誌所載，多不勝舉。而商務印書館且有各省童謠集之專書矣。

今從天籟及北京唱歌中，擇其尤有文學意味者，選錄數首如下：（

北京唱歌從努力週報轉選來。

其一（以下六首見天籟）

青萍兒，紫背兒！娘叫我，織帶兒。帶兒帶兒幾丈長？三丈長！把娘看，好女兒！把爺看，一枝花！把哥哥看，賠錢貨！把嫂嫂看，活冤家！我又不吃哥哥飯，我又不着嫂嫂衣。開娘盒，搽娘粉；開箱子，着娘衣。

其二

一年去，一年來；又見梅花帶雪開。梅花落地成雪片，開窗等雪望郎來。

其三

月光堂堂，照見汪洋。汪洋水，漫過菱塘。風吹蓮子香。

其四

角角啼，天亮哩！

其五

螢火螢火！你來照我！

其六

楊柳青，冀如金。

其七

(以下二首見北京唱歌)

我的兒！我的姣！三年不見，長的這麼高！騎着我的馬，拿着我的刀，扛着我的案板賣切糕。

其八

小姑娘，作一夢：夢見婆婆來下定。真金條，裹金條，扎花兒裙

子，繡花兒襖。

又漁洋詩話（清王士禛著）及兩般秋雨盦隨筆，（清梁紹壬著）均載有民間流傳之歌謠，爲轉錄如下：

其一（以下三首，皆粵西俗歌。見漁洋詩話。）

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

其二

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情只在暗中絲。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

其三

黃菊開花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娘名。

其四（以下三首，皆粵東俗歌。見兩般秋雨盦隨筆。）

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

其五

一樹石榴紅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

其六

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耶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

其七（此首爲吳船山歌，出處同上。）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

其八（此首爲杭州人吳峻作。出處同上。）

吳山脚下唱山歌，山色彎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

有嫦娥。

按：七八兩首，雖亦流傳於俗口，然究爲文人所作，與天籟及北京  
唱歌所載不同也。

(完)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十號出版

中學師範用書

中國文學史略

版權所有

編著者 胡 懷 琛

發行者 梁 溪 圖 書 館

印刷者 梁 溪 圖 書 館

總發行者 上海 梁 溪 圖 書 館

北京 佩文齋書局

長沙 湖南印書館

西安 廣益書局

特約發行所

各埠各大書局代售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